



新詩時棟抄
京氏中甲已未
所易書會書庫
藏杜城三圖
室及小閣中

藝海珠塵

神泉
香圃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滙 陳 鴻書 麟玉校

史部地理類

雲間第宅志

王 雲篲

里貫見集部
綱川詩鈔

聞之長老言嘉隆以前城中民居寥寥自倭變後士大夫始多城居者予家世居城南三百餘載少時見東南隅皆水田崇禎之末廬舍櫛比殆無隙壤矣乙酉兵火之餘惟東西大道官署民居僅有存者其他皆為瓦礫老者過而隕涕少年皆迷失道已三十餘年予耄年瞽

眩艱于杖履每一念至輒爲愴然失今不志將爲桑海
然衰病既久苦多遺忘所能記憶者十之三四耳今自
我生之後迄于乙酉聊述所見口授子孫藏諸敝篋以
示來者豈敢比明遠蕪城之賦東京夢華之錄哉

府治約當城之中稍偏西治左爲東城右爲西城治前
一河自東至西貫城之中東自亭橋入北遠治後至
大堤橋一支折而出北門西經北倉前過黑橋南出
豐樂橋會于前河治前河南爲南城治後河北爲北
城以東西河爲界先內後外此志之大例也

治東單工部國祚宅 陳少參嗣元孝廉汝睿宅後有

朴菴 黃太守廷鳳宅今爲顧孝廉伯騏宅 東察

院左倪孝廉甫英宅今歸謝侍御秉相傳爲二沈學

士舊第 姚家巷張太常明正宅 察院後顧光祿

正心宅有洪厓閣 杜方伯喬林職方麟徵宅有安

譽堂董文敏書今爲姚蔭君世曙宅亦顧氏業也

張太學之象孝廉雲門齊顏蓋臣五世宅有傳硯齋

亭橋北邱家灣爲北城界 橋東何學憲萬化宅

理刑廳東吳戶部嘉允孝廉欽章宅有疇趾堂

進士永孚宅 李孝廉繼厚宅 莫方伯儼臯宅

彭孝廉賓宅 李大參伯春宅 王京兆庭梅宅

東明橋張太守翼軫宅 孝廉壽孫宅 俊士坊下
醫家何氏宅宋元時舊居

治西廣明橋唐工部昌世宅 橋北河已堙塞有小橋
曰東陽後有東陽道院予家譜載一世祖玄覺道人
居東陽橋西畔今不可考 趙店土地廟 西郁太
守山宅 華亭縣治西金孝廉時揚宅 姜中翰雲
龍宅 普照寺西林太僕景暘太守有麟宅有玉恩
堂莫如忠書後有翼文閣趙宦光書 鶴城書院今
改求忠書院祀方正學孝孺也後有陸昭侯遜祠林
氏建 陳工部所聞給諫子龍宅有平露堂座師黃

詹事道周書 佛字橋河南徐文貞孫金吾肇美宅
轎轡里張兵部明化宅 施通判印宅 張貢士
天湜宅 河西徐文貞公階舊第有平格堂 豐樂
橋北思鱸巷章工部憲文宅子孫聚居孝廉簡進士
曠其諸孫也北至黑橋爲北城界

南門內有河自南亘北有石橋三曰新橋曰迎仙曰城
隍廟界至莊老橋入于河東行支河一自長春道院
而東者已淺塞一自陸家橋東過烏龍潭董文敏宅
折而北會于長生橋河一自望仙橋東過千戶所分
流而北過淨土米市二橋入于河又東行過長生橋

折而北過織造局坦水橋循東城隅以入于河南門
內河西行自徐文貞祠府學西文貞第太平橋折而
北經縣學西過沙家合掌二橋文貞舊宅循西城隅
以入于河今以南門內南北河爲界分列東西
府治河南一大街直至羅神廟 東察院莊老橋一大
街直至南門 理刑廳橋一大街直至錢家府巷
東明橋南一大街直至坦水橋縣治河南一大街
直至縣學東 普照寺河南一大街直至縣學西
南門內迎仙橋一大街自東而西過羅神廟縣學西
出普照寺南大街

南門河東大街從祖司李坊宅南有龔家巷宅舊在巷
內今改西向臨大街 先社學博公宅 陸家橋北
先曾祖贈公舊宅門有額曰五鳳齊鳴今爲張宮諭
以誠子安茂宅里人至今稱予家爲望仙橋王氏云
橋北從祖憲副城舊宅 錢相公龍錫宅北出莊
老橋東察院大街 河東小街長春道院東徐文貞
孫文學繼芳以崇宅本龔給諫舊居北向南烏龍潭
有額曰龍門里久廢西有龔家巷出南門大街徐改
宅南向面城 馮孝廉大受竹素園今分爲三南爲
許給諫譽卿園有愛日堂西爲楊少宗伯汝成園東

爲杜太學元培園龍門寺居其中北向東杜太學
元培宅 陸家橋東竹籬亭舍陸貢士篋宅 張宮
諭以誠子安苞宅有酌春堂董文敏其昌書水范方
伯惟一子允中宅後有雙鶴園相傳爲張侍御祚故
園 盛太學慶遠宅本陸孝廉萬言宅南面烏龍潭
與龍門里相對今潭堙塞董文敏孫庭築爲園 積
慶寺東從祖孝廉臺稜宅 董文敏公其昌宅 長
子蔭君祖和宅在後北向 楊宮諭繼禮少宗伯汝
成宅 又東爲綱帶葉副憲有聲宅 王工部庭柏
宅 杜大司空士全宅 弟孝廉士基宅 子蔭君

元方太學元凱宅 孫太僕士美宅 高孝廉汝量
宅 西長生橋運司前聶吏部慎行宅 王副憲會
宅有百客堂 高太史承祚子太學秉棻宅 秉藻
宅 董文敏少子蔭君祖京宅 東長生橋北爲假
山頭宋侍御賢中翰天顯宅 望仙橋東陸進士亮
輔宅 沈司馬猶龍宅卽亮輔祖侍御萬鐘舊居
東卽千戶所後街從曾祖饒平令焯舊居今爲從
祖憲副城宅淨土米市二橋間宋孝廉懋澄二宅子
敬輿徵輿分居前爲友恭堂後爲佩月堂 東爲錢
家府巷 高承順孝行坊下陳少參夢庚宅今爲從

祖太僕陞宅有環恩堂 朱憲副正色宅今歸太僕
有合美堂 李孝廉耆卿宅今歸宋氏有海閣堂李
中翰待問書本東向今改南向小巷曰仁讓里 楊
太守汝翼宅北出理刑廳橋大街 自太僕宅東陳
徵君繼儒宅門有額曰山中宰相 袁太常燿宅
高孝廉汝誠宅 李大參叔春宅 慧燈菴橋吳氏
醫室有松風草堂董文敏其昌書陳徵君繼儒題其
間曰大隱在朝市仙人好樓居 北曰馬頭李刑部
繼元宅織造局東西李氏聚族而居李孝廉之楠宅
坦水橋南李中翰待問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

書北出東明橋大街

南門內新橋河西徐文貞公階祠後徐孝廉孚遠宅文
貞第司寇陟曾孫 祠西翁文學起鵬宅 府
學西街徐文貞孫貢士繼振宅 仙鶴館西徐文貞
公階賜第有章賜世經二堂門有額曰三賜存問
弟少司寇陟宅 陟孫太學爾鉉孝廉海承宅 河
南陟曾孫文學致遠宅有師儉堂申文定時行書西
有生生菴別墅陟子太守琳放生處 西河莊吳廷
尉爾成宅有春暉堂董文敏其昌書宅西有園 莊
少參元貞宅 何職方剛宅 迎仙橋河西李侍御

凌雲舊宅北向後有牛市涇久塞南與弟凌霍始通
迎仙橋沿河之路復購楊中丞豫孫鍾給諫字淳舊
居更新之東有元楊維禎草立閣 董孝廉尊聞宅
本張侍御祚舊居有石坊祚孫進士若義重修李中
翰待問書曰威豸德麟 陸中丞樹德宅曾孫孝廉
慶紹居 馮太學鼎爵宅 單進士恂宅 朱吏部
永祐宅西至羅神廟 城隍廟橋河西董文敏其昌
祠崇谿書院故址也 城隍廟西王進士宗熙宅
顧光祿正心宅額曰特命嘉賢西有高義祠 興聖
寺前李總憲沾宅 張孝廉軌端宅 羅神廟北街

錢少司寇士貴宅過會仙橋北出府治大街 羅神
廟西馮廷尉舊居 錢相公龍錫宅 西父子忠孝
祠爲馮侍御恩楊給諫允繩建至縣學自會仙橋西
集仙街許通政樂善舊居今爲其族給諫譽卿宅
張職方履端宅有素宜堂門人黃詹事道周書 林
太僕景暘別宅 李太僕逢申宅 董中丞象恒宅
徐文貞孫文學景會宅有中美堂董文敏其昌書
董中丞象恒子文學景傳宅有築野堂李中翰侍
問書 西街莫孝廉天淳宅 石幢張給諫承憲太
學琳之宅有端諒堂北出縣治大街 清和橋姚太

學維柏文學綸宅余外舅家也 姚工部元肩宅
莫孝廉是豹宅 董太學培中祐申宅 東北府獄
司前金古泉藥室元時故居 縣學後南察院陸昭
侯遜舊第 吳進士培昌宅 董貢士巽申宅有重
瑞堂董文敏其昌書 南察院後周夏二公祠曹氏
藥室董大學羽翔宅 縣學西章孝廉元復宅 沙
家橋陸文定樹聲少司寇彥章宅有麟慶堂門有額
曰天恩存問 蔭君景元宅 曾孫貢士慶裕宅
進士慶衍宅 孝廉慶臻宅 張進士翊之宅 俞
臬使汝爲孝廉廷諤宅北出善照寺大街

東亭橋邱家灣以下郁孝廉繼宅 夏太常嘉遇宅

東北日新書院錢相國龍勳父孝廉大復講學處

張宗伯鼎宅 鄭太守棟孝廉重光宅 唐兵部

昌齡宅 東馬橋一帶皆范方伯惟一舊居今各姓

分居焉范家巷內有囿園方伯孫孝廉必世居之今

廢 城東北隅多故家別墅有林木之勝何司李三

畏園稱最有觀濠堂門人陳徵君繼儒記 城西北

隅馬嶠寺 董蔭君祖源宅有龍孫館文敏書 東

馬橋西章工部元衡宅 朱僉事本治宅 朱庶常

積宅其祖司丞大韶舊居有經術堂汪道昆書直府

治之後東有繡衣坊宅後相傳爲蘇御史恩舊居司
丞築爲文園屢易主矣今太常國盛居之大加營治
庶常爲汶陽之請不得爭訟不已 蔡孝廉懋廉宅
徐憲副禎稷宅 西馬橋徐文貞孫太守肇台宅
西出大吳橋南出縣治大街北出北門大街 唐氏
醫室 雷司李德音宅 陳孝廉正容宅 唐中丞
珣二石坊 安于道院東居中丞孫文恪公文獻宅
有占星堂後有霞城閣少子孝廉允諧居之北出柳
家巷 董少宰羽宸宅有印浦堂文敏其昌書 錢
進士世貴宅 柳家巷張方伯所望宅 李侍御時

榮宅侍御自縊死宅已廢 東倪氏居今董貢士十
申宅東卽朱氏文園矣見前以上北門河東 北門
河西包進士爾庚宅 姚大參體信宅今爲孝廉揚
美玄之黼三世宅 張貢士密宅有正與堂黃詹事
道周書 王孝廉元琮宅 馮侍御明玠宅 河南
周貞靖先生思兼別墅其孫文學裕淳居 本一禪
院西宋中翰徵璧宅 李侍御凌雲宅 前街北倉
林太守有麟宅後有素園 許孝廉士奇宅 王侍
御元瑞宅 馮待詔鼎位宅 錢刑部大忠宅前有
黑橋水出豐樂橋入于前河

南門外官紹塘張涇二河皆入黃浦 大街姚孝廉鏗宅 先府君貢士宅有與書堂李中翰待問書 奚進士士龍宅 金孝廉以魯宅 普濟橋彭孝廉賓宅 周太學立勲宅有符勝堂崇禎間周爲吾郡名士之冠不遇而沒士論惜之 登山主橋董孝廉中立進士中行宅 薛孝廉靖宅 阮家巷陸宗丞樹德梅南草廬有讀書樓崇禎間郡中諸名士嘗觴咏高會其中人稱曰南園 清水石橋任大參勉之宅門內有石刻云登科致仕恩榮始終楊文貞士奇書 呂解元克孝宅 學士里顧文僖公清舊居今張

司李一鵠宅有來鶴樓鴻范堂 文僖後宅爲林太僕景陽別墅有玉蘭宇陳道復書 西陸邨有朱郡丞灝園 吳進士培昌宅 東城河張莊簡公悅宅有坊曰完名全節 張職方履端宅有永錫堂 張莊懿公鑿宅有卻金堂 少宗伯鼎宅莊簡莊懿同時名臣有城河一灣兩尙書之名東至龜蛇廟莊懿祖墓在其後鼎卽莊懿兄鑿之裔也

東門外南北俞塘皆入黃浦 南俞塘宋孝廉之蘭宅 李太學延亮宅有棲雲館李中翰待問書先君授經處 徐孝廉行宅 夏孝廉廷球宅 朱刑部輅宅

彭待御彥昭宅 楊刑部忠裕園 顧光祿熙園
有太湖巨石宅有坊曰高義 咸通橋金孝廉時振
宅 果子巷張中丞肯堂宅 宋待詔存標宅有四
志堂李中翰待問書 北俞塘孫文簡承恩太守克
弘宅有勤有敦復二堂東臯雪堂聽雨軒畫壁諸勝
河南有文簡父太守衍別墅今爲高氏園 陳太
守懿德宅今歸錢氏 吳長史稷宅有石湖精舍胡
宗憲書嘉靖間倭寇至不入其廬世傳有千金難買
俞塘北之諺 沈進士士英宅 顧中翰正誼濯錦
園有同野瞻林二堂

西門外河西入泖 河北大街張思雲藥室元時故址

莫家巷杜方伯喬林職方麟徵宅 貢士騏徵宅

太學駿徵宅 澤潤橋西北陸文定公樹聲祠有百

歲名臣坊 白龍潭西至雲間驛謝侍御秉謙宅

夏吏部允彝宅 完節坊爲沈進士泓母建 九峰

書院祀宋李忠定諸賢今廢 東塔巷徐少司寇陟

孫太學鳳彩宅有鷺公居 西塔巷徐少司寇陟孫

太學爾鉉園 前涇橋東北翁給諫元益宅 西北

舊有高禮部士別業今皆爲民居惟瑤臺尙存 花

園洪夏吏部允彝舊居兄之旭宅 白龍潭張太守

昂之宅有室曰冷石度書處董文敏書一聯云善且不爲
而况惡身將隱矣焉用文 採花涇張進士若蕤宅
黃京兆庭鵠宅 石匠鋪徐文學方廣宅萬歷間
名士文行清高士林敬之 河南竹竿滙王侍御元
瑞宅 吳孝廉道醇宅 蔣孝廉爾揚宅 許孝廉
啓源宅 湖橋徐孝廉世禎宅 諸行聚奎里錢狀
元福宅 谷水道院沈太守匡濟宅 長橋西笏溪
陳孝廉玄壽宅 陸高士應陽宅堂有額曰主盟風
雅谷陽橋張太守汝弼宅有壽康堂左右皆其子孫聚
居焉 陶行橋袁長史福徵宅有海雲樓

北門外河北入吳淞江 陸文定公樹聲賜墓左有廬
曰墓田丙舍堂中以朱文公耕雲釣月四字爲額公
孫蔭君景元常居焉餘皆民居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香海珍園' (Xianghai Zhenyuan), overlaid on the page.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南滙王惟謙建侯校

燕魏雜記

呂頤浩纂

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成國公加

少傅卒贈太尉秦國公諡忠穆有集十五卷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園鎮有西門豹祠堂史記載西門豹嘗為鄴令敘河伯娶婦事甚詳豹發民引漳河水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老少皆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

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其後民果得其利家以
富足至漢時鄴之長吏以十二渠橋相比近徑絕馳道
欲合三渠爲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曰此西門君所爲
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豹祠至今祭祀不絕
懷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回車此地也

北京真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縣
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常置背水陣於
井陘口按信傳信遣人閒探陳餘不用廣武君策乃敢
進兵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此其地也韓魏公題詩

云破趙降燕漢業成免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安知
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恨埋千古欲誰
明荒祠倚枕陘關道澗水空傳哽咽聲

真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趙王廟破屋數間僅庇風雨
讀其碑非趙王歇乃成安君陳餘廟韓信傳云斬成安
君於泚水上今泚水在其北伐趙由井陘路入僕嘗過
井陘縣今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成列真控扼之地使陳餘納廣武君言信安能越井
陘破趙豈歷數歸漢人謀不能支耶

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以關羽張飛配鄉老言

祖父相傳先主故居也廟左右大木環繞云先主爲兒
童時嘗戲於木下所說與蜀志所載畧相合

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字畫尤工李嶠張廷珪薦邕
文高氣直嘗爲北海太守天下名爲北海李林甫素所
不喜遣羅希奭殺之杜甫作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詞
源有根柢又云千謁走其門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見於
世者尙多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
道碑筆勢豪放尤可愛重金人不學書不知碑之存亡
可惜也

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造語奇特首云茂陵劉郎秋

風客指漢武帝言也今長安西有茂陵古冢巍然乃漢
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遷
金銅仙人於鄴也又云官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
鉛水此語尤警拔非撥去筆墨畦徑安能及此世傳金
銅仙人被遷目有淚下事雖不經亦可駭矣今鄴城荒
廢居民纔數十家昔時宮殿化爲荆棘所見者千仞之
西山耳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

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
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謂冀北者
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吳漢耿弇攻囂囂

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及囂將陳元等決圍死戰漢

軍退陳元遂入城迎囂歸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清

唐羌界乃自古產良馬之地宋朝以茶易馬於秦州置

提舉茶馬司凡中國戰馬皆自此路得之豈其地耶僕

雖嘗以職事到秦州然未詳所以君子於不知蓋闕之

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醜宮門街東有何公德政碑乃魏博節度使何

進滔碑也柳公權撰并書公權書畫冠絕當代文宗嘗

歎美其書曰鍾王無以尚也當是時大臣家碑誌非其

筆人以子孫為不孝此碑字大而尤為端謹嚴重魏人

愛之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按唐史進滔治

魏十餘年民安之後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宣和年間內侍譚正奉使河朔遂磨滅此碑邦人憤

恨可惜也

杜牧罪言以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

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確論乎所謂山

東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

故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其人沈

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教五種習兵矢又產健馬下

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當天下唐自安史之亂

盡失河北地至穆宗時兩河底定朝廷悉收三鎮而劉
總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且懼部將爲亂乃先籍豪銳
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於時宰相崔植杜元
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羈旅
寒躡願得官自效日訴於前皆抑而不與及遣張宏靖
爲盧龍節度使縱克融等還俄幽州亂推克融爲留後
縱兵南掠自是復失河朔終唐之世不復得河北矣皇
甫湜有言昔者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
以天下取河北蓋痛憤之辭也。

忠獻韓王趙普保州人相太祖太宗開基創業謨謀行

事具載國史公於真定府居今真定府大會院乃其故
宅府城有廟邦人奉之甚謹真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
軍節度使治所王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蓄積
厚爲唐世藩臣鎔承襲年雖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
末諸鎮相敝於戰鬪而趙獨安樂王氏無事飾亭宇事
嬉游今真定府使廡雄盛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三
十里居民繁庶佛宮禪刹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世云
塞北江南府治後有潭園圍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
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樓於園爲廣廈今熙春
閣是也鎔乃武俊之孫

東嶽廟在兗州奉符縣封天齊仁聖帝西嶽在華州華陰縣封金天順聖帝南嶽在潭州衡山縣封司天昭聖帝中嶽在西京登封縣封中天崇聖帝唯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于中山府曲陽縣縣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聖帝殿前有一亭沈括筆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畱題也

李師中字誠之少擢進士第兼資文武有經濟才仕至天章閣待制嘗爲秦鳳路經畧使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河閒府治邊有威名邦人畏愛至今欽頌元豐年間

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會有災異神廟詔求直言師中上書其大概云皇天改容比屋咸慶當此之際不言謂何天生愚臣蓋謂聖世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於民被譴師中因言願詔司馬光軾轍赴闕條問急政神考批出云李師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撫其姦誣所宜不赦遂落職竄逐後歲餘神考感悟乃令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其謝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阜囊猶在受知先帝訓誥具存爰持此心以事陛下以憂國爲心故有二三之論以愛君爲志故無喜愠之私進微卓爾之能退守浩然之正

易衰之柳既已分於先顛後拔之葵終不移於所向伏
遇皇帝陛下還臣舊物分務別都便臣家私許在汶上
有田園衣食之計更欲何求雖天地父母之恩不過如
此又曰臣謹當刻骨銘肌研精潭思頌一時之盛事庶
幾清廟之聲詩告三代之成功敢後泰山之父老一時
士大夫讀其文者莫不嘉歎而憐之師中汶上人蘇軾
尤尊禮之軾與交游書云李六丈者謂誠之也
李師中文章外詩什尤高嘉祐閒唐介子方以言切直
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
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

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宗社計肯教
夫子不生還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在高陽關有詩云
鑑中雙鬢已蹉跎無計重揮卻日戈已是園林春欲暮
那堪風雨夜來多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下闕

賈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則謀舉大
名及河南北使其黨投檄於大名昌朝疑其爲姦考問
具服則以事急遂據貝州反昌朝遣兵進討而朝廷已
發兵討賊平之移昌朝山南東道加檢校太師陽借言
賊發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賞朝廷不

從借言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客位
以待宦官乃出知許州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
書都省薨年六十八歲諡曰文元

趙師旦單州人頃知康州儂智高叛既破曹州列城長
吏望風棄城遁惟師旦聚兵三百人與賊血戰康州無
城壁賊入城師旦坐廳事智高麾兵而入欲脅師旦降
師旦罵賊被害賊平朝廷恩數甚厚

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
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遜等又於其東

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 餉可通至晉
石敬瑭卽位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
武寰一十六州以入於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時易州
又陷於契丹環地千餘里淪於絕漠不復爲王民可勝
歎哉

北京隆興寺佛殿兩楹簷下有魏宮彈棋局魏文帝時
款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尉付塵埃玉局依然
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
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挲聊記
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爲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彈

棋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羣山聳秀壁立于仞山下衆泉湧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激可鑒鬚髮浸灌十餘里匯爲御河元祐年間黃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靜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接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來大河行河北西路御河永灌大河漕運遂不通自中原陷沒堤防圯壞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濟州注梁山泊至南清河趨入海今南河故地變爲桑田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可歎也

祁州城堅池深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以捍北戎北城之巔有清風樓元豐年間先公爲本州司理是時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詩題清風樓先公屬和云祁陽要郡冠邊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欵岸綠楊浮水面銜山紅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鬻已卑汚恥飯牛獨使燕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遣人愁時韓子華絳帥中山路見詩喜之遂剡薦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The text is faint and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tamp.

書法珍屋

五

藝海珠塵

神泉香

史部地理類

南匯而吳大省蘭

泉之輯空四

依縣三賀之鑿仁望校

淞故述

楊水樞纂

權字運之江南華亭人明嘉靖戊子科舉人官江西臨江府同知

雲間九峯陸寶為二峯其土宜樹人爭取之夷為平陸

矣定庵曹公時中擬以簞山補之有九峯補亡詩山頭

日月長吞吐山下亂石難名數小者臥伏如羣羊大者

蹲踞如虓虎生材中矢因得名十笏天留給孤士茲山

合補九峯亡後世視今應作古又以盤陀石雨花洞玉

寶泉箭箬竹爲四詠各有詩先是鶴灘錢公福嘗作檄
小山補之然小山蓋橫雲之餘壤也故又名小橫山勢
不可三箬在諸山之北與鳳凰對峙進箬次之於義亦
協寶泉箭箬竹爲四詠中詩以補山游之句大率謂之諸山遊
湖泖之水皆發源蘇之太湖故每風自西北來則水患
暴溢治水者惟浚吳淞江入海浚白茆以入大江太湖
之勢分則松無水患夏忠靖公嘗試之矣正德辛巳冬
季司空充嗣復浚二水動三郡之衆費巨萬當時頗有
誚者今十餘年雖雨浹旬而無大患皆其功也司空四
川內江人

史濟世題

山東未息馬山西尙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海
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山河
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城通將
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
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爲白茆鬼盛
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此清江貝公瓊贈盛彥
忠白茆歌也彥忠廣陵人元末年爲華亭丞

通海易塞海難請君反復思兩端雨暘愆期致澇乾此
與時政還相干人力回天亦良艱惟是築堤護圩田此
策若舉人心安單舸寡從相周旋東西徧閱陌與阡佚

道便民省筭鞭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補綴令完全可
以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腐酸前
元特設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令
君竒胸萬卷蟠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走盤但
厚民力毋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陳迹亦蹄筌吾
君吾相聖且賢將舉廢墜起陂偏和氣充塞位兩間堯
水湯早非所患側聞西潭過高軒移時不出吏候門方
且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臺舊歲寒不惜千里披心肝此
西潭陳公章寄祝水部詩也弘治甲寅工部徐侍郎賈
治水江南議開白茆港洩水于海時西潭貳瑞州聞而

寄之錄備一說

西潭公以刑部郎中調佐瑞州時太守尙縉適滿任庫
有餘銀積至萬兩將自入公至守知不可隱乃欲以其
半汙公公不可卽請于上官而附諸籍門人錢福誌其
墓不及此用表出之

兪憲許公璘致仕日里人有被誣者以五十金託蒙古
賽氏子丐公白之公知其誣直于官得釋而賽竟匿其
金不以酬後里人以賽面質於公公謝有之前輩厚德
如此

宋太史潛溪先生嘗作松隱菴記有云今之細民竭三

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
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于大雄氏之教則因
果之皎然者甚可懼也其論甚正而足以寒緇流之心
今志不載此碑當命其徒刻而傳之亦不爲無助
王少參珪以戎籍入金山學與羅義爲友並有時名景
泰庚午羅魁南畿有司表其閭珪誓不第不過其門癸
酉珪舉于鄉甲戌第進士人稱其有志性剛介成化中
郡守有恣科罰者珪佯立券貸之守慙而止有縣令酷
暴者珪使人持其杖歸暴亦少減前輩剛直之風今亡
矣夫

府志稱布名吉貝按南史外夷傳林邑國吉貝樹其華
成時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布不殊則知所
云乃北方之詞而松人遂以爲布之名誤矣

西郊笑端集序有曰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
文爲最判官陳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董良
史處士吳子愚輩亦相頡頏會稽楊廉夫避地而居松
其才瞻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往往高古
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漸入纖巧初
學惑之識者惟宗景文焉雪航稿序有曰顧謹中有四
壞奇簡知高皇而有經進錄行世袁景文在野集之渾

厚含蓄識者謂遠逼盛唐管時敏蚘窟集之清麗優柔
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璧吳子愚輩亦各成家有
足傳者按二序東海張公筆也雖爲良史公至言而國
初淞江詩人之評則盡在是矣

鐵崖先生字廉夫則維楨字當從木而往往見其真蹟
有作禎字嘗以爲疑近偶以其所識歲月求之始得其
意蓋國初諸王有諱楨者先生之從示皆入國朝書也
推此亦可以驗其書之真僞

漳州府志有王源者字啓澤龍巖人同知松江府事奏
罷重額糧三十四萬餘石逋負糧三十九萬餘石豪民

朱保等號五虎饑害鄉里源以法繩之五虎害息刁民
褚路等誣奏二百餘家謂以左道惑民逮繫甚衆悉平
反之以母老乞終養民遮留不可得留其靴以去今按
一統志源以甲申庶吉士歷職方郎知潮州府而不及
同知前後松志止載源姓名而不著治績此獨見於漳
志頗以爲疑然松志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勅減本
府稅糧共計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茲固朝廷之
德意蓋亦必有先者且知府趙公豫是年始任則此爲
源所奏減無疑及讀杜宗桓所上周文襄公書謂兩奉
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悉皆停徵則源

所奏罷逋負之糧也夫源功在松甚大而今無有能道之者矣嗚呼世固有爲而弗傳獨源也哉

浦江鄭銖字彥平元至正中任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及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曰困甚銖爲聞于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萬餘斛上下共利之習以爲常銖至卽命急還于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穀之府而爲之使者又撻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而銖曰糴于市處之猶貧人宋潛溪先生銘其墓

載其事甚悉按元季籍沒米國珍管明之田以與丞相脫脫故立稻田提領所掌之而江淮財賦府則領故宋后妃之田以供太后者也噫處權門角立之下而能免復賦之田當貨利羨餘之會而能守不貪之寶古之所謂能吏廉吏蓋兼之矣可無聞也乎

朱顯忠如臯人元季嘗爲張士誠守松江丙午冬俞通海兵臨太倉崑山嘉定等處皆附顯忠知天命有在以城降後守文州死節贈鎮國將軍見功臣錄而統志則繫于揚州按府志丙午年王立中爲守則所謂守松江者蓋閩帥之寄也

元末松江屢罹兵火經史子集無遺而教事幾廢矣甲辰王公立中來知府首務興學延五經師訓迪子弟員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藏于學士習一新自是科目人材甲江南立中三子璉吏部主事汝玉春坊贊善汝嘉翰林侍講君子以爲善政之報
景泰中饑郡守賑濟多申而少給識者謂此人必無後已而果然孰謂天之視聽遠哉因並表之以爲長民者勸
唐陸宣公贄松故無專祀正德庚辰推官周公佐始毀靈順宮爲之祠請祀于朝其畧曰臣正祀典國之大事

古先哲王生於其鄉沒則廟食于其土所以崇德報功風勵天下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宣公贄世傳嘉興人稽之載籍錢起送贄弟擢第還鄉詩有曰鄉路歸何早雲間獨擅名華亭養仙鶴指日再飛鳴則贄之生于華亭無疑時縣方爲鎮隸于秀州故贄爲嘉興人而廟在焉元至元中縣始別陞爲府且易今名而贄之祠在故郡者因弗徙由唐以來殆且千載桑梓故墟獨未有爲之祠者稽之郡典陸遜父子華產也翊戴孫吳而三賢有祠春秋致祭贄之在唐學究天人志存經世偶遭遇德宗屬時多艱謀謨帷幄剪除羣寇功在社稷文章節

氣師表百世先正謂其功業赫然心行不戾於聖賢之道其視陸遜父子以智謀翊戴偏方不啻砥砭之與美玉一祀一否輿情未愜非所以示褒崇之道昭勸戒之方府治西南有曰靈順行宮乃郡人以奉五顯靈官者臣嘗因其爲厲毀其像設而廟固存遂上白巡撫改立賢祠肖像其中第祀典未昭有司無所承命以供祀事乞賜詳定犧牲遵豆祝帛品數致祭永爲遵守疏奏下禮部部乃令翰林撰文官府于春秋次丁致祭按松嘉二郡之士各以爲宣公生于其鄉而不能決周公此疏誠斷案矣

真誠已各美



樂宗茂浙仁和人以進士同知府事弘治戊申署上海事食河豚而美旣徹問有餘則侍卒旣食之矣更烹以進倉猝不熟下咽而死卒懼徙其屍縊廁中以自免宗茂政事有可觀者時以其自經也槩以貪人懼敗者之常目之亦寃矣

河豚之美惡前輩論之詳矣予鄰有周姓者與九人共食而死其八人竟無恙夫松人每以遇毒歸罪于修治之不佳而不知人有虛實厚薄之不同故有死有不死且人參葯之美者也而人亦有不能勝者況毒人之物哉養大君子不食可也

定菴先生爲雲南僉事時分巡所過必有題詠書壁間
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皆可觀先生問之始知爲從行
指揮某也後某以罪誤當落職先生特釋之及以憂歸
某持三百金爲報先生卻之復益五百先生厲色曰吾
惜汝才耳豈有私耶竟不受

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後因歸
省東海先生作文贈之其畧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
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
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
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于一端窺之亦

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
誇市竈婢吾嘗竊爲世俗歎今君賜告歸省吾雲間之
仕于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之事望之亦
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諒之風猶可想見

默易臺鳳山朱應祥讀易之所也應祥性迂狂嘗謂錢
文通公曰予在默易臺讀公詩之不善處恨不得長竿
一擊公頭也應祥于文通公爲後輩而其放言如此
夢菴陸潤玉之女名娟自少穎異授以書史輒憶不忘
長亦通敏不妄言動有索其父送行詩者父不在爲代
作云津亭楊柳碧粼粼人面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

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責之自是吟咏絕不及門外事及歸馬龍姑亡事舅至孝舅沒託以二女乃置淨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既嫁始復夫室無出爲夫買妾而生一子將卒以所作稿悉焚之曰非婦人事也夫婦人事筆硯者恒有于天下而有難能之事如陸者豈能得哉夢菴之孫稔厚交于予故聞之詳

定菴先生西涯文正公門人也八月十五爲先生初度日壬申歲先生壽八十一西涯寄詩壽之有曰八十一迴秋月圓自是每歲必寄有八十幾迴秋月圓之句且謂當另起例西涯既歿松之士大夫猶循其例不廢辛

巳先生壽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日卒謂非讖歟

府學鄉貢題名石同知王源撰文知府徐季書篆按前後郡志皆逸徐姓名然與王同官則其宦次當在趙公之前

華亭丞俞仲璫志逸其名獨見於清江集之霜林說且曰仲璫蚤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間其去而家于九峯也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爲況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所不能矣仲璫會稽人蓋亦因宦而居於松

鄉貢進士許瓊府志止載姓名而他無所紀惟東海有

送計廷玉復任序按廷玉宰封邱縣藩臬皆考其廉愛以不能事權勢乞歸當道不許故復任則其人亦有可述者

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宦駭問故對曰松民之財多被官府搬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宦愧不能荅

李宗伯至剛之子源舉進士其孫桓方髫髻出見客曰令尊新進士桓應聲曰家祖舊尚書客有戲之曰兩猴解木於山中小猢猻也會對錕桓應曰一馬陷足于沙內老畜生安敢出蹄時人稱爲李做對後領鄉薦仕終

知府

近見唐飭軒所藏黃汝申憲長手評宋仲曇陳東文書二條各與二筆法酷類蓋學昌黎樊宗師墓志云

錢文通公嘗爲其先人築墳北山官沒民助之有昇土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在黃廉使墳上取土來故遲耳公默然吁公之宰木今亦幾盡矣

松江學無專志而其因革附見于府志樞嘗欲輯記所聞未果也然廟學科目書器之類具有可稽而學之官遷代無恒不可無述謾具如左

學官表

表官表
王表字初

松之守令咸有題名而學官獨缺焉豈不以其職之卑
畧之耶然刑範之地其重於守令將可無監觀哉作學
表官表

教授

分教

元 張夢應二十二年任

至元

元貞 馬允中二年在任

周因二年在任學正

劉蒙

唐純二年在任學錄

延祐

沈德華元年任

薛鐵七年在任

重紀

林聖予

至元

至正

倪駿九年任

孫成直學

施璠宣州人

胡存道十六年任訓

陳仲微

導會稽人

高志道通州人二十一

年任

馮恕字仁伯會稽人二

錢璧字伯全華亭人

十三年在任

十七年在任訓導

陶植錢塘人二十五年

張誼海昌人十九年

在任

在任學正人十八年

張庸松陵人十九年

在任學錄人

張節華亭人十九年

在任直學

王文澤字伯雨華亭

人訓導

邵亨貞字復孺淳安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

導

國朝

洪武

林洵字季文浙江台

州人占籍華亭

貝瓊字仲琚嘉興人

至正二十四年任陞

國子監助教

楊基字孟威蘇州人

歷陞山西按察使

全思誠字希賢上海

人召為文華大學士

邱民字克莊歷陞禮

部侍郎文華大學士

王振字伯純維揚人

十一年在任

張樞字夢辰上海人

明經

曹睿字新民永嘉人

占籍松江

王彥文華亭人陞嘉

興教諭

葉原白錢塘人占籍

華亭

馬兼善會稽人占籍

華亭

楊斌華亭人官至清

紀郎

魏驥字仲房蕭山舉

人在任十二年陞

南京吏部尙書

韓陽字伯陽山陰人

歷陞布政使

吳讓華亭人舉人

宣德

鄭興宗元年在任

瞿遠元年任

孫鼎字宏鉉江西廬

王溥元年任

陵人舉人九年以浦

江教諭陞任滿九載

荐為監察御史總南

畿學政

正統

王禮江西人九年在任

劉璣

陳仲仁

成化

葉粲江西進賢人九年

胡昇福閩縣人

在任

周復江西吉水人

因禮

周車

魯璵山陰人

蕭雅

弘治

朱仁和人五年任

鄧敏

陳惟卒慈谿人十年任

黃琮

汪集餘姚人舉人十五

王文華

年任 唐珪

朱鍊

陳新

聞與

楊霽

周瑄 鄞縣人

趙儒

林沐 莆田人

孫濟

胡相 浙江永康人

正德

宋隆 趙州人 己未進士

五年以同知降任 彭鍊

江西舉人 六年以學正

陞任 九年憂去

譚璋 廣西桂林人 舉人

十一年以教諭陞 罷歸

王度 臨海人 癸未進士

二年陞 南京工部屯田

高朋 湖廣巴陵人

司主事

胡慶 山陰人

程節 江西南城人 舉人

魏寶 廣西桂林人

七年任 十年陞 鹽城知

詹澤 鉛山人

縣

王魯 莆田人

王儒 福建龍溪縣人

劉祖 震湖廣華容人

羅昕 吉水人 六年任

李文 廣西馬平人 舉

人 八年任

每朱

松故述

華亭學聚奎亭弘治辛亥縣令汪公宣所建也明年東
江顧先生清魁南畿龍山張先生弘至第五人嘉靖壬
午聶公豹葺而新之東江先生有詩云三十年前慶落
成白頭重見此崢嶸江山不息英靈氣星漢遙增日月
明謾學魯人歌在泮敢先周彥試吹笙天機未欲分明
語夢裡泥金有姓名先生嘗有異夢故及之明年徐內
翰階賜及第

府學天藻亭已丑郡守長沙熊公宇建以藏敬一箴教
授程公櫛書扁

讀書堆舊有大樹成化初猶存九峯曹先生泰有詩山

中古木長松樹剝落龍鱗大十圍涉歷冰霜心獨苦戰
爭風雨勢將飛白雲留影落僧榻金粉團香黠客衣四
十年前曾見說于今飽看坐忘歸

九峯過黃浦詩月照黃龍浦水黃南飛鳥鵲夜茫茫晚
潮天接海門近秋草城埋滬瀆荒道上人家金井塌縣
中官酒玉缸香秋來直欲通宵飲消得先生醉幾場中
三聯逼盛唐矣

顧利賓過松江詩吳淞三萬六千頃震澤與之俱渺茫
鴻鴈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秋風漫引漁人笛
落日偏驚賈客航三十年前此來往塵纓猶未濯滄浪

利賓鎮江人洪武中仕於朝
成化中有楊推官者素疾一吏常欲寘之法弘治庚戌
知府鄧陵劉公入覲而吏適役于吏部給劉曰銓曹有
言有司之不職者必曰松江推官入對宜慎及審官至
揚名而劉不能對遂至落職吏不暇較而責備之論亦
有歸矣
正德壬申流賊寇山東諸郡江南震恐松城四周故有
市廛有司悉命撤之復欲絕四濠之梁民甚不便龍困
咸韶有詩曰人情洵洵語浮囂腹裏千愁未易銷戰艦
未收河朔賊居民虛斷瀟西橋天須向曙星初滅樹必

經秋葉始飄不似十年前意况青樓明月喚吹簫此詩
紀一時之事而其命意亦不淺

衛文節公專祀于崑山其祠堂記云墓在湖州今玉屏
山之麓相傳有衛狀元之墓蓋後人附會云

擊壤歌民樂有賢令也姑緝麻婦紡花丁男在田女在
家吏卒不下鄉官無橫科差老翁弄兒孫逐影向壁拏
東鄰酒西鄰茶從朝至暮笑呀呀布穀昨夜鳴村村補
桑麻不違農作時今年落秧早愛民如子縣令心無事
擾民如此好夫撒秧妻採桑農事已興蠶事忙大麥萼
萼秀小麥萼萼長菜花半稀青閭黃今年縣官好民害

不下鄉田家得安業出入無驚惶日力豈敢嬉夜共燈
燭光催了機上布便是囊中糧飢寒庶可免逋負亦可
償不患心頭損新肉只要眼前鑿舊瘡此歌董良史所
作不知賢令爲誰然國初松之吏稱民安可想
約菴陳公潮以乙榜受學職後陞知州致仕張都憲馨
其門人也正德乙亥御史來視學時松人欲入學者爭
干於公千金可坐致也張就訪于家見垣壁不治意甚
憐之公曰視做秀才時則已過矣張徐曰入學案猶未
出蓋若導之言也公曰予所不敢預者有三壞名節一
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受

教矣公之介類如此而且始終不渝有足重云
一川張君其性東海之孫也厥考後樂公副憲廣西駐
兵平樂而殤有通判某籍帳下得餘金四百兩勸性取
之性曰父死而因以爲利可謂人乎豪釐無所取後從
甘泉遊明理學爲盛德君子茲其一節云
顧曦字東曙松之老儒也博學能詩其弔朱端常墓曰
玄堂千載寄崇阿石馬無聲墓草多故里尙傳前代事
浮萍應落逝川波野人夜黑偷金盃山鬼天寒泣翠蘿
莫問人間興與廢夕陽回首自興歌東江先生以呈西
涯公公曰不意山林乃有此作

顧東曙能通數學嘗攷晷度之數纂輯成編每未頒歷
可預知來歲節候宜忌之詳一日出示客客曰此私歷
也得無犯禁乎始懼而焚之老儒博學而不知世務如
此
元伯顏盛曰上海有俞俊者賦清平樂云君恩如草秋
至還枯槁落日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河海
襟懷休教白鷺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後仇
家以其稿訴于官厚貲獲免而因以喪家然則君子豈
可易其言哉詳具輟耕錄

青龍大盈之間多荒田彌望皆蘆葦之場甚至數十里

絕烟火雖有召募之令無有應者正德中內江喻公來
知府事銳意講求乃議分設賑治使民聚貨貨通則田
易墾治田墾治則可以省闔郡包賠之苦甚良策也規
畫已定而天不憖遺今未有續而終之者

尚書伍公文定嘉靖甲申以操江蒞松有昔推常郡此
盤糧粟米陳陳盈十萬之句東江先生曰詩雖不工而
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治末年
也而猶有十萬之積况周文襄時耶今之所以無者其
弊有二逋負也侵欺也逋負固奸頑之常態而亦有出
于不得已者猶可言也若侵欺則極爲可惡何也起運

之外存留以備賑濟文襄之良法也自易銀之法行而
濟農之倉虛設矣積年之書手慣役之糧長每于領米
易銀之際則虛開姓名報官名爲關米大戶而實自入
以肥家至有一人而侵欺至萬石者積弊相仍莫甚於
此槩郡計之其麗不億此與文襄之意相反甚矣牧民
君子苟清此弊自足濟農何必爲勸借之令以速怨哉
庚寅郡守長沙熊公宇頗究茲弊痛懲其尤者三數人
時論快之然竟亦未盡革也

宋潛溪先生嘗爲上海夏宗顯作壙記夏蓋洪武中糧
長也記稱其畏謹好禮田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

惜細民銖兩無所取以長厚稱夫先生之文實錄也敢
述之以告鄉人長賦者

藝文籍

自言游得聖人之一體而吳是以有文學浙吳之一隅
也漢晉以降亦藝焉耳矣然興元一詔下悍卒之淚開
禧一疏寒奸臣之心謂皆虛乎進于茲道不遠已作藝
文籍

渾天圖漢鬱林太守陸續著

二陸文集晉平原內史陸機清河內史陸雲著按志
機著文章三百餘篇雲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

十篇茲集所載無幾矣崑山片玉皆奇寶也惜乎
四川清論散騎常侍陸喜著借諸葛孔明以行
玉篇輿地志符瑞圖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立家表外
集梁黃門侍郎顧野王著

宣公奏議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著
谷陽文集宋進士朱之純著

柳文音義進士潘緯著

洪範九圖九說進士陳伯達著

華亭百詠許尚著

靜庵集進士胡瑄著

雲間志迪功郎林明卿直祕書省林至尙書朱端常

同華亭令楊潛著

釋騷林至著

小醜集淮東提舉任蓋言著

後樂集資政殿學士金紫光錄大夫衛涇著

禮記集說直寶謨閣衛湜著

學易蹊徑四書說約田疇著

莊子註高子鳳著

樗齋詩集朱允恭著

秋聲集常州守衛宗武著

祛疑說儲泳著

通鑑筆義進士葉汝舟著

湖山汗漫集趙孟偁著

讀易管見進士衛謙著

古木風瓢集元凌崑著

王泰來集中庸管見聚疑原孟夏侯玄著

九峯清氣集陸朋著

百善百忍二圖邵天驥著

易象發揮易孟通言童子問知吳江州陳宏著

原俗篇知新喻州羅璧著

水利宣慰副使任仁發著

藝經畫斷餘譜莊肅著

水利論說副墨集東山高蹈集瀆東稿教諭曹夢孫著

乾坤闔闢天地生成陰陽變化山川流峙四圖贊周之翰著

尚書制度圖纂自立齋詩文稿訓導王文澤著

松卿集安定書院山長任士林著

東白集任暄著

古漁唱陸厚著

史補斷丹崖夜嘯金聲錄玉露吟笥隱生著
田家五行陸泳著

醉漁集草堂集馬慶著

續松江府志韻府羣玉掇遺國朝錢全衮著

春秋叙事教諭曹宗儒著

五服集解盧子聰著

西郊笑端集按察僉事董良史著

蛾術稿訓導邵亨貞著

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

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樂

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平鳴瓊臺洞庭雲間邴上五

集東維子文集前儒學提舉楊維楨著

四書備遺書史會要圖繪寶鑑說郭輟耕錄陶宗儀

著

在野集御史袁凱著

上海志訓導顧或著

雪齋明鑑錄潞州判官王默著

滄螺集國子司業孫作著

雙清集紀行詩給事中杜隰著

八音圖彭溪稿王震著

獨叟稿訓導曹睿著

九峯一叟稿杜桓著

砥齋集紀善錢驥著

詩傳旁通教諭王彥文著

蚓竅集長史管訥著

灌畦稿周彥才著

經進集太常典簿顧祿著

薇庵集參政任勉之著

五倫詩孝經旁訓沈易著

滇南稿隨筆稿西清餘暇自樂稿翰林學士沈度著

律解辨疑副使何廣著

樗菴集太常卿夏衡著

慎齋集焦伯誠著

杏園稿張年著

鳳城稿尚素齋集封中書舍人金鉉著

灤東集教諭黃黼著

壯遊集按察使黃翰著

講餘集教諭錢復亨著

桂樓集范鼎著

夢菴集陸澗玉著

約庵集封監察御史張遜著

雪航集王桓著

大學說太學生張正宗著

瀛洲稿使交錄歸榮集南京吏部尚書錢溥著

雲間通志承事郎錢岡著

文翰類選長史李伯璵著

政監紀行集備遺錄交游錄史詠布政使夏寅著

定菴集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著

易隨學正張瑛著

鳳山稿進士朱應祥著

九三子集進士曹泰著

調言長語教諭曹安著

雪窓詩稿上洋吳爰著

鶴城稿天趣稿面牆稿清和稿慶雲稿東海手稿東

海文集知府張弼著

宜晚稿續稿宜晚文集按察司副使曹時中著

西潭詩集知府陳章著

學吟稿拙庵稿楚游錄滇南雜稿副都御史唐瑜著

雪岑藁知府孫遠著

續通鑑綱目廣義訓導張時泰著

三江水學金蔭著

鶴灘稿翰林修撰錢福著

東江文集松江府志南京禮部尚書顧清著

玉屏山顧廷儀先生家弘治中生瑞竹定菴有詩地鍾靈秀幾經年造化從來本自然出土一根元瑩玉凌風雙筴欲參天未論板蕩成臣節絕似夷齊讓國賢春雨滿林還有作兒孫頭角看駢駢

袁方伯幼依外家受其恩外家故軍籍也及舉進士不忍貳之登科謾從其籍後竟以此隸籍戎伍不可解黃憲長幼時嘗以事干于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

一棒耳守怒令作水上一棒詩徐吟曰誰把長竿杖碧流一聲驚破海門秋千層玉線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驚飛紅蓼岸鴛鴦催起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釣急急收綸別下鈎守改容禮之

正統中松有兄弟進士顯仕者素不相能兄嘗題竹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其弟知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其相激如此

松人烟火之技載在通志東江有詩萬變神奇火一絲偃師當日未曾知寶王流落浮空下香女輕娟隔霧披

明月上時雷礮發暗塵驚處火輪馳詞臣正憶鼇山勝
爲報嘉賓緩緩歸此詩殆盡其變矣

浙江金廷桂嘉靖丙戌歲貢廷試第一家宰廖公紀以
其鄉無賢範授東光訓導丁亥疏請學官由貢者乞倣
會試例從所在鄉試許之遂著爲令有御史至學問其
名令無跪對曰願天下之爲學官者皆無跪時論偉之
張鳴鸞字世和正德初會試寓京時張文冕方黨逆瑾
官錦衣氣焰赫然燕鄉之與試者窮極奢侈以示得志
鸞獨不赴識者尙之任止金華推官

張文冕得志時有司立坊曰文武聯芳以其父衍嘗第

進士旣敗乃徙坊于府學文廟之南曰大成宮嘉靖甲
申樞與長谷徐君獻忠午江錢君思周倡議謂以叛臣
之故物而列於聖人之門非以妥神靈示瞻仰也請于
巡撫東湖吳公廷舉亟命撤之

丙戌歲長谷徐獻忠宅上生瑞芝九莖郡守慎德何公
鼇扁其堂曰開光

廬墓割股古人謂非中道諒其志亦不失爲孝子但不
可爲訓耳定菴先生嘗廬墓感白鳩之異西涯李文正
公有贈言檜清陳泰嘗割股肉愈母之疾錢文通公爲
誌其墓皆松之獨行也可泯泯乎

松人屋後多植護居竹經幾年而茂密如簣可蔽風雨故名志稱哺雞竹誤矣

奈山有黃巢洞凡十八所今多崩壞間存甃磚相傳爲黃巢之亂避兵者

費榮敏公墓在鳳山之陽東海翁墓與之鄰今張氏子孫以配享后土蓋義起云

雲間通志載木棉花詩爲熊澗谷作松江府志因之然此詩乃見于方正學遜志集中按通志爲正統間錢崗所修時正學文字尙有禁而集未行于世崗或諱之而託之熊歟必有能辨之者

一統志曰李象賢台州人徙籍華亭明春秋贍文詞洪武舉任本府訓導子至剛博學能文亦舉明經累官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預修永樂大典出知興化府卒于官又曰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德量寬宏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大治夫一統志本諸國史宜無不公而前後松志于至剛之事皆畧之豈解縉之評先入之歟然縉所評十人劉儁其最下者而儁竟死節交趾得贈諡則縉亦不長于料人乎

孫華孫永嘉人元時以鑿名于松蓋亦託而逃焉者程雪樓時奉命採訪江南華孫辭以詩有曰率土豈無臣

語工而意亦深婉

麓堂詩話云張東海自謂文勝詩勝草書英雄欺人耳蓋不以其言爲然水東日記云前輩謂游藝當先有迹者學文勝詩勝書勝圖畫則知此蓋古語而東海嘗稱以教人人遂以爲東海自評也不然則東海嘗有吾死草書增價之語而不及詩文曷又自相戾也神山舊名仲鼉伏首引尾形肖鼉故名相傳是山歲出圓石一爲鼉卵後人鑿石其首遂不復出今其麓累累多巨石云山之陽有崇真院院有神鼉仙館其扁相傳爲呂洞賓書篆宗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款回崑書亦流

逸可愛神仙君子所不道校其執固神品也真迹爲太守吳黃洲持去今榜蓋臨本云

政

松故述昔余祖母舅細林楊先生所撰也先生諱樞字運之細林其別號云學窺二酉文擅兩都親教其子中丞朋石及余父學憲公俱成巨儒博學雄文顯天下嘉靖戊子舉於鄉仕臨江郡丞卒於官後以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生遺集頗多是述其一嚮也述之詳具先生自叙中余王大父一山公與先生密戚並家九山間嘉靖庚寅五月手錄而輯訂之存諸笥中爲家藏

書公字維敬官興國縣尉致仕家居杜門著述以博雅
好古聞于時有樵唱集他纂書不下數十種是錄亦其
一也周楊家多故中落向未付梓邇來吾鄉樂義之士
不啻古人儻肯捐貲錢傳以補松志所不逮其有功于
前修後進良不淺矣敬陳巔末敢告長者萬歷乙未八
月周紹節識
修志備覽 附錄

藝文

一山樵唱 江西興國縣主簿周禮著憲副定菴曹公
為序 言史慎餘 淞故述 火餘襍著 雅歌譜

傳心數學

蒙養正訛

俱江西臨江府同知楊樞

著

學道紀言

叔夜先生集

俱廣西提學副使周

思兼著

西堂日記

楊朋石遺稿

俱巡撫都御史楊豫孫著

墓

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副使楊溥墓在蔡成涇之原子

贈福建延平府推官欽耐

汝南世德墓在蔡成涇

葬處士周榆子江西興國縣主簿禮孫誥封工部都

水司郎中雲鵠耐太僕卿鳳峯沈公尙書孫文簡公

誌銘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臨江府同知楊樞
墓在蔡成涇之任淇浜之大理寺卿豫孫耐少師徐
文貞公誌墓萬歷辛巳三月提學御史蘄水李公時
成給銀壹伯兩修墓委松江府推官范公守已府學
訓導陳嘉學董其役 廣西參政楊銓墓在廣富林
八曲里宗伯陸公誌墓 提學副使貞靖周先生墓
在蔡成涇太僕卿鳳峯沈公愷前刑部郎中袁公福
徵誌銘嘉靖丙寅正月巡按直隸御史昌邑孫公夢
豸表之題其墓曰永豐

陽烏澤廟在蔡成涇廟宇甚隘中奉大士像靈異鄉人

每於歲首一日竭誠齋禱拈鬮以下歲之豐歉無不
顯應

周楊讀書處在楊店萊峯與朋石兄弟競爽葩藻流聞
聲震一時

一山書屋公諱禪字維敬號一山博雅好古以詩文自
娛僻意山水之勝築室于周家草與同郡顧少宰東
江曹憲副定菴孫山人東岑結社觴詠其間

無瑕和尚彈琴處在奈山禪堂周學憲萊峯聽琴詩云
山寺人迹絕四花春正妍獨行入深山所求貴真詮
忽聞弦上聲使我心悠然此聲不在指彼聲不在弦

聲聲詎無因不在絃指間思之若有悟惟與靜者傳

朱道人

不知其名唐行人初不識字嘉靖四十一年四月自言忽於紡紗時性真發見到九月有童子報以示寂之期在來年七月四十二年正月至柰山禪堂謝去塵緣四月間始露消息于人傳言漸廣七月五日周萊峯夏陽衢往見之問以輪迴之事道人云劫外修行方免得輪迴一性昏迷萬事差寧可有足無眼不可有眼無足這箇血心切不可靠他此是凡心若是性真廣大無邊際這是正路我從前苦拜師俱不是自去年忽然見性

之後方才曉得陽衢問圓滿未曾曰圓滿了問曾打破虛空否曰打破了問消息的當否曰的當明日恐不能去曰決要去萊峯問定心之法道人指其心曰這個怎教他不思想在這裏做工夫怎免得輪迴因指其上曰在這裏做萊峯問如何做得曰這箇那裡照不到正是廣大無邊問何不在家脫化却到此曰有人言十方所在萬人相送連日擾攘太甚定不得心問去後認得今日眼前人否曰怎麼認不得問火起時痛否曰就如燒這木頭七月六日辰時沐浴畢登山拜謝天地放火自焚安然而化時大衆萬人皆相顧驚異合掌禮拜而散

王孝子節

居任淇濱業農嘉靖辛酉年父疾危甚節不告于家人以刀割其左股作羹進之父疾旋愈楊公豫孫表其廬曰白華遺響

災異

正德己巳庚午歲北鄉大水湮沒田禾周一山作憫農詩太息吳民當此劫迭罹凶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成大雨翻盆盡傾沒水深半壁屋已摧男婦赤脚行淤泥一冬柴米真珠玉留田售屋來充饑今春鬻女翻鋤遍又賣兒來蒔秧半誰知五月苦淋漓洗蕩膏腴無一

片九山乘雲欲化龍樹林積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無際周遭稼穡沉無蹤東家嗷嗷西家泣何求花線供耕織寂莫蓬門盡日扃冷竈無烟米無粒紛紛餓莩填溝河萬姓活少亡猶多總然勉強幾家在屋漏那有茹來鋪鶴髮矐翁筋力竭皤顏老嫗泪垂血今秋滿擬慶豐登却變郊原河泖濶老稚車戽欲救苗饋餉不足形容樵枯棹聲斷斜陽裏水衝埧岸徒爲勞荒邨漸覺人烟少落日空聞蛙鼓鬧風生畎畝浪聲喧鬼燐熒熒相照耀嗟彼蒼生圖苟延天意如此何由全寄聲憂國憂民相亟爲疲瘵解倒懸

隆慶三年僉事鄭公元韶奉勅丈田均糧天游居士朱大章作均糧篇悉中時弊附錄

均糧便願均糧當塗體國細平章皇初奴屬崇畿輔區畫宏規奠此邦夏公稱土定科稅開公籌算協高皇按籍魚鱗供指掌飛科升斗戍邊疆民訟存糧近糾舛無糧皇土落何方法久弊滋思變法失調琴瑟待更張均糧他郡未均松引領顛顛望相公相公歸來遮道訴乞贊監司奏九重九重軫念特監茲奏書論荐鄭當時豸袍分節督糧事超拜綸音降玉墀均糧得請慰蒼生久旱甘霖荷聖明從此兒童皆了了掃除隱射稅糧輕去

年禾黍半登入督責丈量星火急限步畝均二百念尺寸成規那不得弓樣新頒索價高號紙虛名供是實都人供役到村中爭辨酒肴遠迎接機織拋空明復來夫婦相看有憂色奮髯鼓掌意揚揚小民束手如綿羊民間一草禁勿犯糧箱誅求竟不妨犬牙偃月在相抱町畦橫縱難較量椎朴農家那習算耳聽算子總茫茫執我孔方移曠狹由他毛穎變滄桑久佃官田重納價放舟河面亦收糧幕案飛籌聊覆較吏曹假手肯參商報稱公正皆持正檢閱良民果善良春來犁犢出東郊盡驅此輩入西廡廢中書算聚蟻埳官府文移森蝟毛食

指萬餘縻廩粟提編三載審丁徭徭銀斂盡册未造朝
更夕改轉分撓敗筆成邱空紙鋪公私困弊日嗷嗷城
西魚肉趁好賣可憐魚肉是民膏辛勤造册值炎天性
罵鄉民少送錢鄉里乘風那敢後摩肩揮汗道途邊走
向廩門怕呵禁隔溪月落猶遷延襦袴典傾稱月息枯
棹頻歇損苗田照前田額科增重愁嘆歸來夜不眠漑
水荷鋤晨起早又聞下令點排年排年貧要更新公家
最息貧充役差點偏教富作貧臧獲千頭田萬頃一丁
不役非王人坐罟數畝戶瓜分傍午追呼動比鄰賄地
霜飛餘勁草淺池水涸斷纖鱗海叟檢田應下淚石壕

吏怒不堪聞禹圖貢賦松最饒舳艫橫江充轉漕惠養
元元宣德意豈知鴻鴈告劬勞呻吟病口願扶床胍病
研精始配方果樹歲深蟲蠹齧郭駝髮蠹樹無傷君不
見青蓮法界迷洞房細柳軍營百畫堂列肆星羅休稅
課借棲蝸角應坊廂庭除不治尤蕪穢谿壑焉能剔垢
藏君不見上中下等界三鄉一鄉肥瘠又三鄉卑佞兩
鄉偏澇早中鄉平行稍相當請向願均庭上坐更陳損
益與低昂君不見揚灰砂積荻蘆黃跋扈沉波菱藕香
土著有人專此地素封千戶若爲強君不見田聯海若
皆拋蕩圩墾陽侯混積荒平土植錐皆納稅夜舟遷壑

豈尋常君不見團窳丁男不記場屯田卒伍半逃亡公
產役來空舊籍歲輸耗減苦追償君不見吳淞吞泄貫
三江變作陂田半插秧青龍鎮通海舳河流湮塞罷
耕桑肯爲吳農理凋敝早疏禹績報君王福星一路照
江南問詢父母每停驂興除利病公私便簡策昭然其
可探明明天子大夫賢致效芻蕘奏短篇看取田疇歌
子產枉航經術笑臨川時隆慶己巳季夏望日懷古眠

曠書子抱膝廬中

天游居士朱大章字南孺少司成文石弟也少爲博
士弟子博學能文章試輒高等及壯以盲目廢舉子

業讀書每倩人誦之卽強記至老不忘所撰詩文襍
著不下千餘篇惜以無子俱湮沒無傳是篇洞悉利
弊亦其一變也

書海珍屋



Large, faint,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海珍' (Haizhen).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家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雲夢 左 瀨 近光校

江漢叢談

陳士元纂

士元字心叔湖廣應城人明嘉靖甲辰進士官灤州知州有歸雲別集外集

序

余年景就衰髮蒼齒豁瞳光遜於少壯無復閱書之勞
今歲里井告豐余時時出郊躡場圃與田更野與班荆
坐嘯或饋黃雞白酒輒陶然一醉頓忘畦畛豈非無懷
葛天之世至快樂民哉以故余不與儒宿詮經史誦陳

言以為衰年無益徒自苦乃有公安友生成仁卿臣奉檄校楚志道經應城造余環碧園訊楚中古昔奇事余未之應也仁卿固訊不已余乃據所訊漫答之侍童錄為二卷題曰江漢叢談篇無倫次言無續藻不暇刪矣嗟乎躁人辭多大易所戒覽者其亦譙余衰年而躁哉隆慶六年秋八月中秋後二日應城陳士元心叔甫書

卷一目錄

風后 舜陵 舜妃 宛委 息壤 元夷 九井

有南 鬻子 隨珠

卷一

風后

成仁卿問風后國答曰風后風國之侯伏羲裔也皇甫士安諡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登以為相道南廖鳴吾道南楚紀云黃帝披山通道南至於江登熊相得風后於竟陵以為相今承天府景陵縣東北五華山椒有伏羲廟舊志以為古風國地宋儒胡明仲寅廟記不及古風國童士疇承敘沔志云胡記不及古風國者蓋疑之也又云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邑於濟上

杜元凱預注四國伏羲後封近於濟皆魯附庸則今風城非伏羲後矣余謂童未深考也夫杜以伏羲後近濟者據左傳所載四國耳羅長源泌路史載伏羲之後封國者十有九而風國居其首堯誅大風禹訪風后皆其盾也安得謂伏羲後無風國邪李弘憲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復州竟陵縣本古風城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汭水汭水者澁水也禹貢三澁是已武德中置汭川縣隸沔風城在其北若然安得謂伏羲後無風國在景陵邪

舜陵

仁卿問舜陵答曰永州志云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子長遷史記云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而樂子正史太平寰宇記張叔範堯零陵志楊廷秀萬里揮塵錄王仲言明清亦有吳格甫致堯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臺象焉國語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諫曰昔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山其水旋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也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峯下余謂舜葬九疑非實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今安邑有舜墓又有鳴條陌是其證也而鄭康成

元乃以鳴條爲南夷地謬矣舜旣禪禹豈復巡狩於荒
服外哉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愈
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
死也蘇子瞻賦亦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世遂
以爲經文故汲書紀年帝王之崩皆曰陟書云在位五
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
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
之舜於耄期之時邪歐陽永叔修詩云虞舜老倦勤薦
禹爲天子豈復有南巡迢迢渡湘水是也都元敬穆聽
兩記談云史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今舜塚乃在零

陵之九疑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
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守至于南岳豈又幸九疑
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
服今又不聞有舜陵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
此况後世乎是元敬亦有疑於九疑舜陵也羅長源云
象封有鼻故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庫也卽今道州而九
疑之墓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
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之所葬也而元次山結九疑山
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因葬之而後世遂
以爲舜陵邪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

得筮白玉之瑄十二枚呂氏不韋春秋戴延君德大戴
 禮伏子賤勝尚書大傳許叔重慎說文應仲遠勅風俗
 通陳晉之暘樂書范蔚宗暉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
 舜玉瑄注云西王母神也會伯端慥集仙錄亦云舜在
 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瑄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瑄為舜之
 寶器明矣胡為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
 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
 商均則得白玉之瑄遂傳流零陵邪又按舜陵載在山
 海經者非一說也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
 荒南經帝舜葬於岳山又海內北經有舜臺臺即陵也

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
 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
 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
 不可信矣又寶積記云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
 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
 又云舜瞑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
 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集仙錄云王妙想蒼梧女道士
 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云乃命侍
 臣以駐景靈丸授妙想妙想仙去茲山以舜修道之所
 故曰道州營道縣真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
 知所去王仲任充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四說尤妄誕不足辯

舜妃

仁卿問舜妃墓答曰一統志云舜二妃墓在黃陵廟西
又云黃陵廟乃漢荊州牧劉景升表建以祀舜二妃之
神昔舜南巡崩葬蒼梧二妃娥皇女英堯二女也尋舜
不及死沉湘間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唐高
千里駢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
珠淚知多少直到于今竹尚斑劉文房長卿詩云蒼梧
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留殘淚枝枝寄此心蓋長沙
郡縣多斑竹乃自宇宙生竹以來本有種類若此而世

傳舜崩二妃攀竹悲哀淚滴竹上成斑故高劉詩意及
之然堯女舜妃之說則始於秦博士妄對耳史記秦本
紀始皇二十六年巡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之妻
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而羅君章含度博平尚並斷以黃陵為堯女舜妃之墓
鄭康成張茂先華酈善長道元皆謂大舜南巡二妃從
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遂指
楚辭湘君湘夫人以實之何其不深研也郭景純璞云
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豈應下降小水而為夫人王

叔師逸韓退之並有辯沈存中括云舜防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猶稱二女哉其說誠是但未考黃陵舜妃墓及瀟湘二女之故惟路史發揮則以黃陵為癸比氏之墓瀟湘二女乃帝舜女也癸比氏帝舜第三妃而二女皆癸比氏所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汲簡及世說皆載之山海經所謂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神豈謂帝女哉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於封所故其卒葬在焉而癸比氏則亦同二女徙於瀟湘之間故其卒葬在

此耳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於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也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至今湘神分風送客威靈暨於百里與山海經之說相合則湘祠為祀舜二女而黃陵墓為癸比氏所葬不有明徵乎陸士規黃陵廟詩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蓋謂帝舜女也而黃長伯思又謂帝女者天帝之女翁養源從其說遂述於湘江圖志斯失之遠矣

宛委

仁卿問宛委聖記答曰趙長君暉吳越春秋云禹按黃

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
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巡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
之記今响嶼山有禹科斗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
禹錫並有禹碑詩皆聞而不及見國朝嘉靖初有人掘
地得碑遂摹搨傳世楊用修真沈鎰各有釋文湛原明
若水有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
山之高卽此碑也於乎禹治水萬世稱神禹者豈虛哉
洪水爲災非神術何由致力矣集仙錄云雲華巫山神女名
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
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

余之助

益稷字

遂導流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元圭以

爲紫庭真人而馬永卿於宋紹興十七年過巫山撰神

女廟記亦稱禹得玉篆之書閉山疏水無不如志又李

佐於漢永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

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譙允南

周

解云禹治淮水三

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

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

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

神無支祈

無支祈水神名

善應對言語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

軀白首金日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趨疾利

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
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鳴脾桓胡木彪水
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
大械鼻穿金鈴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
氏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羅長源嘗辯其非矣
大哉神禹之力世儒不得聞其槩今之黃冠覆斗罡戟
指書空者輒稱禹步禹訣焉諸葛孔明亮黃陵廟記云
僕總師趨蜀道觀江山之勝乃見石壁間神像宛然如
畫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
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不誣也夫世人有道術者亦

能制蛟螭之怪如許敬之遜斬蛟之蹟往往顯著楚中

姑亡論而習彥威鑿齒襄陽耆舊傳云城北沔水有蛟

患鄧遐守襄拔劍入水蛟遠避足還揮劍斬之遂無蛟

患晁元采百揆潯陽記云城東橋水有蛟常爲百姓害

董奉書符呪水卽見蛟死浮出水面又原化記云種園

張老以法禁龍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

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

老張老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

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

舍奪又裴劍傳奇云西域異僧金剛仙能攝龍於瓶中
其珠開成初僧金剛仙西域人居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善拘
鬼魅制蛟螭錫杖一聲召雷立震後欲歸天竺乃於峽

山潭畔搖錫而呪水開見底以餅張之有一泥鰕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寺僧曰此龍也吾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平地是夜龍王化白衣叟持黃金百兩以餽寺僧懇請捨其龍金剛仙領鰕於潭泛舫而歸况神禹以聖德授神靈之秘能驅役天丁疏理地脉者乎然水中龍蛇逞怪最難除嘗讀禹穴紀異及壩城集大禹治水元奧錄皆言禹導岷山至於峽中實為上古鬼神龍蟒之宅見禹至護惜巢穴作為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乃仰空而嘆俄見神人狀類天女授禹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篆之書且使其臣狂章黃麾大醫童律為禹助禹於是呼吸風雷役使鬼神驅逐龍蟒始能治水異哉此禹之所以稱神也故孟子論禹治水

既曰掘地距海矣而又有驅龍蛇之文驅之云者豈無

法術哉古有豢龍氏御龍氏蓋以馴龍得姓左傳蔡墨

黜對魏獻子舒甚詳而周禮秋官有壺涿氏其職主於

殺水神水神死則淵為陵又葛稚川洪所撰抱朴子云

西域方士能禹步吹烝龍即浮出十餘丈更吹之輒縮

至數寸掇取入壺遇旱發龍入潭又禹步吹之復長十

數丈須臾雨至矣李重規百藥北齊書云晉陽有人明

法術曰我本恒岳仙人謫至此汾水暴漲臨水禹步以

符投水流便絕徐白沙石上渡焉此或神禹之遺法也

於乎余嘗玩岫嶺禹碑而憾宛委聖記不傳於後世治

水使者不得續禹之績天意謂何可爲浩嘅已
仁卿問江陵息壤答曰息者生也言土壤生長不已也
江陵圖經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狀去之一夕
輒復如故溟洪錄云唐元和初裴字鎮荊州掘之深六
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江陵城制其石中空徑六尺
八寸甚工緻命徒置藩籬間毀之是春淫雨四月不止
潦漲莫遏人抱爲魚之憂會洛中道士歐獻博學多聞
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
城制內廣六尺八寸樓櫓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

步掘深六尺埋之淫雨當止裴從之其夕土復隆起一

統志云裴復埋舊石雨止與溟洪錄陶範之說稍異其

後高遵聖

從誨

鎮荊州出經其處問書記孫孟文

光憲

對曰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原泉之穴慮萬世下或

有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耳又王子融地息壤記云慶歷

甲申余以尚書郎涖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羣祀五

月壬申與郡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檐已露請掘

取驗雖致水沴亦足爲快因具畚鍤實土數百擔以備

俟且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亟以馨俎薦答醫

博士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大諫臧夢壽

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爲柱爲牖其南隱
出門闔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牽水兕二石蹄出之大
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因覆以屋繪爲風雷之像陳希
元堯佐又易以神龍像皇祐三年子融致仕始記焉蘇
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
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應羅長源亦云江陵之
壤鎮鎮水旱而高子勉荷息石詩序云息石在江陵莊
嚴寺且謂韞玉之石則妄矣又玉堂閒話云江陵南門
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室一所高尺許詢其州人
曰此息壤也禹堙洪水茲有海眼泛溢無恒禹鑄石造

龍宮寘於穴中以塞水脈劉安淮南子亦云禹以息壤
堙洪水而山海經則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
洪水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是鯀用息壤而殛死禹用
息壤而成功後世紛然致駭莫得其說朱元晦嘉楚辭
辯證云天問補注引山海經鯀竊帝息壤帝令祝融殛
之所謂帝者上帝也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
鯀竊而帝怒使祝融之神誅鯀然禹亦竊以治水上帝
不怒何上帝喜怒不常如此也楊用修丹鉛摘錄云說
文謂壤柔土也山海經所謂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
稻田可以生息皆君所授於民者故曰帝之息壤鯀治

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坊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此說異於衆說而荆州圖經所載皆畧而不論矣又永州亦有息壤永志云城南故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鷓鴣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爲堂時夷之而益高凡持錘者盡死人以爲神自是不敢犯柳子厚宗元以爲夷之者或不幸而死土烏能神爲記以辯之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按甘茂傳云秦王迎甘茂於息壤注謂息壤秦邑名余謂息壤與地長之占不同班孟堅固漢書云元帝時臨滌地

湧六里崇二丈所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起覆草如馳道狀劉昫唐書云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建中初魏縣有地數畝忽長崇數尺柯奇純維馴宋史新編云天禧五年襄州道側湧起高三丈許長三丈濶八尺此則地長之占非息壤也

玄夷

仁卿問玄夷蒼水使者託夢授書答曰高山大川神靈炳耀昔人記之矣六帖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嘆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

之書蓋山神託夢靈應如此澧州志云宋汪安行以武
陵郡丞攝守澧陽移攝巴陵明年夏方歸故官道田安
鄉阻風五日遣人持書禱於黃山行祠卽得吉卜夜夢
烏巾紫襪者來謁云詰朝可行矣他日吾邦使君敢不
告旣寤風果息秩滿遂遷澧守皆如神言紹興改元安
行乃書靈應於廟中又黃陵廟靈應尤異歐陽永叔嘗
與蘇子瞻言曰修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
同年丁元珍寶臣適來京師夢與修同舟泝江入一廟
拜詔堂下修班元珍下方拜時神像爲起旣出門見一
馬隻耳覺而語修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修

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陵廟入門惘然
皆夢中所見修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前鐫石爲馬
缺一耳相視驚愕修乃留詩廟中私識其事其後蘇子
瞻過黃陵廟詩有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
之句則黃陵靈應可知又沙門文瑩玉壺野史云寶元
元年朱正基以駕部郎爲峽州守一夕夢一吏云城隍
神遣吏督修夷陵縣廨宇不宜後時朱不甚異連三夕
夢如初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夷陵令已及荆門朱因
夢待永叔特異夫朱守峽州蓋與判官丁元珍同時而
永叔乃宋代人物宜爲鬼神所欽預徵之夢况大禹負

平世之任其山神託夢授書豈偶然哉

漢九井

仁卿問神農九井答曰羅長源路史謂神農母安登感神於常羊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列山者厲山也在今隨州盛弘之荊州記云江夏郡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名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生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樂子正寰宇記云九井在隨縣北百里不敢觸犯今惟存一井即其處為神農社里人年常祀之夫神農生而九井出此神農之所以為神也非

符命之說哉袁彥伯安後漢紀云光武生於舂陵望氣

者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光武與兄伯升續起兵

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燭天卒能中興漢室舂陵在今

縣本漢沅道縣地節侯買之封國也元帝時徙封南陽仍號舂陵在今襄陽府棗陽縣沔志云張

文德興世竟陵人居臨沔水先無洲嶼文德初生門前

忽生洲淺大及文德為方伯而洲遂至十餘頃李延壽

南史云江陵九十九洲古老相傳洲滿百則應天子桓

玄為荊州刺史懷異志乃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宋

文帝為宜都王在藩時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桓

溫構禍前洲復沒梁武帝太清末年枝江之浦復生一

洲明年梁文帝卽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大岸相連惟九
十九洲耳據細可以揆大稽近可以測遠神農九井自
穿詎不足信邪奈何世儒諱談符命卽楚南公三戶亡
秦之言亦不知何所指授三戶地名項羽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遂滅秦乃使
兇人昧乎天命謂智力足以篡奪遂甘心不軌如武陵
張文表江陵王延範以及黃岡歐普祥沔陽陳友諒輩
或因一夢一讖輒興亂而被誅豈知符命哉自漢以來
談符命者推行穿鑿流爲讖緯王莽公孫述旣以速禍
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二后又因之以濫殺乃疑上古
帝王符命不足信斯亦矯枉太過而不究聖人圖書精

蘊神以知來百世可知之說非虛誑也

有南

仁卿問有南赤龍答曰有南赤龍者商湯後也路史云
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出汲冢周書後有南神翊宣王

以中興羅莘注云湯八世孫盤庚自湯至盤庚十七世今云八世誤妃

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有二月生子有文在手曰南遂

封之南國號有南赤龍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爲南陽漢

江之南爲南郡並以古南國得名耳詩稱江漢爲南國

之紀說者謂在豐鎬南也安知不指商時侯國名哉古

者人生有文在手或以爲名氏或以胙茅土如周不窋

生子手文曰鞠是為鞠陶唐叔虞魯公子友皆以手文為名世說云周昭王夫人觀白雲有孕而生子左手文曰公右手文曰羽乃賜姓翁氏左傳魯桓公母仲子宋武公女也仲子手文曰為魯夫人他書所載此類甚多微乎宵哉若有神物預定焉者不可以常理詰已

鬻子

仁卿問鬻子熊年九十為文王師答曰世說云鬻子楚之先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鬻子題辭同宋景濂濂謂鬻子書二十二篇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

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擇之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其文

質其義弘實為古書無疑近時沈子津百家類纂則以

鬻子屬之雜家云余謂成王封鬻熊曾孫繹於楚之丹

陽即今賜以子男之田益以鬻子嘗有勤勞封其後以

報之事載左傳國語呂覽風俗通等書甚明而孟子稱

伯夷太公二老歸文王而不及鬻子桓君山譚新論云

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大才皆年七十

乃升為王霸師君山言太公亦不及鬻子此其故何也

韓嬰韓詩外傳云文王師於錫疇子斯劉子政向新序

云文王學於時子思茲皆不經見豈可謂鬻子非文王

師邪戰國策云楚丘先生年七十往見孟嘗君田文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君謂我老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老矣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何老之有是楚丘先生之言蓋祖述鬻子耳歐宋新唐書云襄陽張孟將東之為荊州長史狄懷英仁傑薦之曰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漢陽郡公長沙志云陳光問讀書靈巖山中年過六十始同曹夢徵松等登第時稱荆南五老榜今隆慶辛

未科余友公安劉惟明珙年六十六始登第人之祿位

壽算不有定命哉命定於天則出處老少皆非人力所

能參也楚人年少有名者未暇悉舉如江夏黃子琰琬

江陵庾慎之肩吾皆七歲能賦詩襄陽杜子美甫湘鄉

賀德英桂陽司馬李重規皆七歲能屬文江陵劉思真

之遜瀏陽歐陽原功立皆八歲能屬文零陵樂成之韶

江陵岑參皆九歲能屬文乃若茶陵譚珍卿昭贊則七

歲應童子科登上第其謝啟有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

流出於胷中之句故傳禁中理宗見而異之國朝李賓

之東陽四歲能書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上六歲再召

試尚書大義稱旨後爲相卒贈太師諡文正嘉魚李茂卿承芳生甫七月能以筋畫灰作土地二字此皆稟賦異常者也

隨珠

仁卿問隨侯得蛇珠之報答曰干令昇寶搜神記云隨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活之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是爲隨侯珠一名明月珠顏惟喬木隨志云斷蛇丘夜光池在州城西卽隨侯得珠處余揆隨侯活蛇得珠而知天道好生非獨昆蟲靈異亦有鬼神默相焉爾此與魚鶴報珠何異哉三輔黃圖池沼類引

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爲神池其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魚見夢於武帝求去其鈎帝戲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邪乃取鈎放之又三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邪謝去咎維新合璧事類引搜神記云孝子噲參見有玄鶴爲七人所射參收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啄門參執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此雖非楚中事亦可以類徵矣又房玄齡喬晉書云咸康中毛碩寶守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陷赴江者

莫不沈溺獨養龜軍人披甲投水覺如墮一石上視之
乃先所養龜載之既至岸龜迴顧而去黃州志云府城
大江之濱有白龜渚卽此事而百川學海則謂毛自放
龜不謂軍人也與晉書異又陰勁弦時遇韻府羣玉橋
渡蟻注云二宋少時有胡僧相曰小宋名祁字子京他日魁
天下大宋名庠字公序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
公丰神異昔如能獲活數萬人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比
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旁吾戲編竹以渡之
耳僧曰是也小宋今年首捷公亦不出其下及唱第祁
第一庠第十章憲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擢庠第一而

寘祁第十今應山城南有渡蟻橋蓋後人作橋而擬其
名者又李明遠助太平廣記云劉宋文帝元嘉三年劉
樞自江陵歸鄂泊洲上月夜飲酒忽二人扣舟求謁樞
延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卽卧於飲處樞異之覆以被
天明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雖能動而甚困樞不殺
致之江中是夕樞夢白衣二人各持一珠置卧榻前而
去及曉見枕邊二珠各徑寸焉又余知古渚宮故事云
梁時劉嘉會之亨爲南郡太守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
劉不解其意既旦有人饋生鯉兩頭劉曰必夢中所感
乃放之江其父夢二人謝恩曰當令君延壽一算李延

壽南史亦載其事又常德志云李光學武陵人永樂間知興化縣廳東鵲巢二雛一飛去一折翼獨留光學以藥哺之亦飛去後光學病危思魚忽鵲銜一鱖魚置於庭光學烹食病愈此皆陰德獲報之驗也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善化 蕭大本 立夫校

江漢叢談

陳士元纂

卷二目錄

子文 孟宗 龐統 樂藹 黃母 解佩 三楚

竹王 槃瓠 空言

右二十篇凡前人多稱字注名其下重出則不注名不知字者稱名凶人則稱名不稱字

卷二

子文

仁卿問令尹子文虎乳之祥答曰左傳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伯比通於邾子之女生子文邾夫人使棄諸夢中有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石賡云穀本作穀謂虎於菟故名此與陸鴻漸之生相類唐書陸羽字鴻漸景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晨起聞湖旁羣鴈喧集以翼覆一嬰兒遂收養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然則子文丕著楚勛

鴻漸肇興茶利有天命矣余嘗讀生民之詩而嘆后稷之生有鳥翼羊腓之祥又讀左傳齊頃公之母惠公賤妾也頃公初生而棄諸野故名無野其棄之也亦有狸乳羶覆之異又馬貴與端臨四裔考云夫餘國王之母索離國王之侍兒也侍兒無夫而生子棄於豕牢又棄於馬欄豕馬皆以口氣噓之得不死乃收養之是為東明後乘魚鼈渡水至夫餘而為王豈由人力也哉孟子言莫為而為莫致而致此之謂矣

孟宗

仁卿問孟恭武宗哭竹得笋答曰陳承祚壽三國吳志

云孟宗江夏鄆人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
食時地凍無笋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
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以爲孝感所致廖氏楚紀云
今武昌靈竹院卽恭武故宅余謂至誠可以格鬼神貫
金石徹品彙而無間卽寇平仲準之竹出於庶民哀悼
之誠且有徵異况恭武純孝乎一統志云寇萊公初知
巴東有惠政後貶雷州卒歸葬西京道出公安邑人皆
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笋
衆爲立廟祀之王關之關澠水燕談云公安縣民祭萊
公見枯竹生笋成林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茂

欽誠之詩云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爲英賢眷獨深仆木
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此則謂公安之竹係於
萊公之精靈不係於民心之戀慕矣宋子宜衣漢陽志
云郡城西北榴花塔宋時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雞爲
饌姑食雞而死姑女訴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
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卽枯瘁若屬
誣枉花可復生其後花果生時人謂天彰其寃遂立塔
花側以表其異非孝德之徵哉

龐統

仁卿問龐統見稱於司馬德操徵答曰陳承祚三國蜀

志云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德公從子也少時樸鈍未有
識者同郡司馬德操清雅有知人鑒龐士元弱冠往見
德操德操采桑於樹坐龐樹下共語德操甚異之稱爲
南州士人之冠冕劉先主訪士於德操德操以諸葛孔
明爲伏龍龐士元爲鳳雛先主舉龐士元爲耒陽令不
治免官魯子敬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處之
治中別駕始得展其驥足耳夫德操子敬之知龐士元
也豈真有相術邪抑以談論相許邪如以談論則孔子
所謂君子色莊何由判也江夏黃文偉香幼舉孝廉京
師諺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荆門馬季常良兄弟五人

並有才名季常眉有白毛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
良事載漢書蜀志此其評品人倫有標榜之風焉歐陽
永叔撰胥公墓誌云胥公名元衡長沙人修年二十餘
以所爲文見公於漢陽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
留修門下偕至京師因妻以女是歐胥二公以文字相
知耳唐李長源泌少以奇童名玄宗召見大悅曰是兒
精神腰大於身衡州志云李長源隱居南岳祝融峯遇
異人懶殘曰慎勿多言管取十年宰相長沙志云歐陽
原功瀏陽人十歲時有黃冠師注目視之曰是兒神氣
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名廊廟之器也楚紀云茹

瑞衡山人相者謂當封侯而不令終後仕至少保封忠
誠伯以事死於獄茲非相術有驗者乎嘗讀左傳楚靈
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子上鬪勃子上曰蠶目而豺
聲忍人也商臣果有弑君之禍又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及椒爲政攻王王滅若敖氏之宗是子上子文均知
相術然則相術非始於始布子卿自三代以來有之矣
亦非始於三代也黃帝素問論人之五態卽相術何加
焉曹魏時王景興朗著相論云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
言形相之事抑亦難據故也仲尼以言信行失之宰子

以貌度性失之子羽則彼揣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
必矣余謂家語載孔子自言失之宰子子羽者豈孔子
真不知二子於其始哉蓋以二子馳心於言貌故託諸
身驗者警之以寓夫教誡之意耳而王景興遂以孔子
真失之二子是信韓非王仲任之憶說所謂矇者執燭
而說光瞶者執鈴而說聲豈真有所見聞而得聖人微
旨邪雖然古之善相如周之叔服內史漢之許負河內最
有名而書傳紀其效驗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二子長子
伯也次子難惠叔與夫周氏條侯亞夫而已餘無聞焉
也皆公孫敖之子穀文唐柳夷曠渾襄陽人早孤有巫告曰兒相妖且賤爲浮

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夷曠曰去聖教為異端不若速死學愈篤天寶初登第後歷膺位封宜城伯劉昫唐書載其事是相術又不足信如此

樂藹

仁卿問樂蔚遠藹知庫火答曰古今事有相類者故易稱知以藏往謂藏往亦可以知來也姚簡之思廉梁書云樂蔚遠江陵人天監中為御史中丞值長沙宣武王葬庫中火起蔚遠曰晉武帝時庫中火起張茂先以為積油久灰所致未有無因而火者既而命吏檢之果如其言又郴州何子元孟春餘冬序錄云弘治戊午夏京

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

馬負圖文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參問守衛者因乞嚴

武事以備盜賊時子元為職方郎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其義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子元曰余不曉占書曾睹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郡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余憶此事而言不意其亦驗也唐太宗晉書元帝大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東西南北數十處並發數日不絕此所謂濫

炎雖興師不能救于令升以為王敦上僭之應又唐書宋史所載鄂岳襄郢潭桂辰永諸郡以及應城之廐驛江陵之沙市火災不可勝計於乎唐虞六府火在其中三代設官火職不廢故周禮有司烜氏修火禁於國中有司燿氏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秦漢以降火職泯矣不知變理陰陽之道五行獨可廢火乎不也

黃母

仁卿問黃母化龍答曰李明遠太平廣記云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馬貴與物異考以為

人異後漢書五行志載其事而班昭之言泥而難信

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龍有愧潛躍首縱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旁繼推求斯異女為曉矣余嘗謂造化氣機紛揉莫測有人類互化者如女子

婦人化為丈夫丈夫化為婦人女子且有適人生子者

自商紂丁丑年以來史籍所載不啻數十見矣其小說

家所載異物化為婦女儒紳者甚眾大抵皆邪怪不足

論而人類化為異物則不獨黃母而已章叔虎炳文搜

神秘覽云三國魏文帝黃初年清河宋士宗母閉室浴

久不出家中子女穿壁隙窺見浴盤水中有大龜士
宗暨家衆驚啼龜忽出外走甚迅追之不及便入水後
數日忽還舍逡巡而去又吳錄云孫皓寶鼎年丹陽宣
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中作一
大坎注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日常延頸外望伺戶
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淵遂不復還又竇盜廣古今
五行記云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忽入舍前
江中化爲鯉魚角猶存首時時暫還晉亡後不復見又
劉安淮南子云魯有公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又魏玄成
徵隋書云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虎相州有僧化

爲蛇繞樹長二丈又劉氏舊唐書云中宗時普州有人
化爲虎涪州民范瑞化爲虎郴州左史因病化爲虎又

脫脫宋史云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爲虎又蕭景陽

子顯南齊書云高帝郗后化爲龍又歐陽永叔集古錄

云宣城令張路斯九子皆化爲龍事載唐布衣趙耕之文歐陽公引之

皆載在往冊不虛也其物類雌雄互化若雌雞化雄雄
雞化雌鴛鴦雄化雌之類史不絕書而丘仲深濟世史

正綱特著之蓋亦如人類男女之互化而物化非其類

者亦如人之化物也司馬君實光資治通鑑載隋大業

元年鴈門犬化狼仁壽四年龍見代州井中化爲鐵馬

甲士唐中和年陳留烏化鵲明年鵲又化烏臨淮鷹化
鷺而不能浮水此其故詎可以常理剖哉善乎鄭漁仲
樵有言仲尼既沒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後世妄學欺
人妖學欺天說春秋者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推已意
而誣聖人此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謂箕子本河圖洛
書以明五行之旨析天下災祥時事吉凶而曲爲之配
合此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洪範者皇極之
書也豈可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執爲吉凶之應哉
況吉凶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謂異矣而
內史叔與以爲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

王伯輿基筮於管公明輅公明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
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華三則鳥入室
與燕鬪此三者足以爲異而非凶兆無憂也王伯輿之
家果無患觀叔輿管公明之言則國家不可以災祥決
吉凶明矣余故謂班昭之言泥而難信也惟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可爲通論

解佩

仁卿問江如解佩答曰劉子政列仙傳云鄭交甫遊漢
江見二女皆麗服華粧佩兩明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
見而悅之不知爲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

曰此地士女皆習於辭不得佩恐罹悔交甫不聽遂下
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子有勞妾何勞焉交甫曰
願請子佩二女遂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
而去行數十步視之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一統志湘
妃解佩渚在襄陽城西十里宋顏蕘詩云爽籟盡成鳴
鳳曲遊人多是弄珠仙蓋以解佩事爲實也余謂江湘
神女杳冥恍惚變幻無恒交甫奚足以識之屈原九歌
稱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其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
兮澧浦皆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此雖靈均思君
之懷託以寄興而雲中君湘君湘夫人之名亦必有所

繇起豈楚人重巫好鬼自三代已然邪事文類聚云唐
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
也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
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
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中扁靈虛殿一人披紫執圭
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
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
粧千百中有一人卽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
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卽洞庭君女也涇
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報同歸洞庭莫知

其迹又孝順事實云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其父避兵居安陸父亡無以葬從里人裴氏賃錢約以身爲奴償之得錢五千葬父畢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不敢屈辱婦曰不耻貧賤永與俱往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乃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有何乖乎主問永婦何能婦曰能織主曰爲我織絹三百疋卽放汝歸索絲一月之內織畢主驚遂放夫婦歸行舊相逢處婦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遣爲君妻償債君事畢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起騰空而去後世以永故名其邑爲孝感又寰宇記云德安應城之

西境湯池熱沸舊傳里人常見神女貌白如玉出入池中故名玉女池李太白白應城玉女泉詩云神女沒幽境湯池流大川是也又一統志云岳州城南白鶴山乃呂仙招蟒化劍之處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白鶴山紫荆臺吹之響振林谷忽有兩女子出自稱龍女授叟藥曰服此當爲水仙若然則天妃江妃湘妃龍女神龍之稱其皆不虛也哉田叔禾汝成天妃宮記云宇宙間至尊者天有帝象焉地爲之配

有后象焉其次水爲大有妃象焉故崇其號曰天妃而漕運商市之所江海河漢之濱悉嚴奉之多著靈驗亦

人心誠敬所感也然楚中龍神之蹟尤有可訝者道州營道縣有五老祠陽亢宗城以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與之帛與幘問所居曰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惟五龍井遺帛在焉乃立五龍祠時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賜號崇應政和侯封為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五神焉又大岳太和山五龍宮記云唐貞觀中歲旱詔武當軍節度使姚簡詣山禱雨是夕有儒服五人謁見自謂五氣龍君頃之大雨如澍詔建五龍觀以旌靈異乃若屈原受祭吳均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

忽見一人白稱三閭大夫謂曰君見祭甚善但所遺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黃麾扶舟荆州志云黃麾依其言世入作糶遺風至今黃麾扶舟廟在歸州峽中○焦潞稽神異苑云唐咸通中蕭造自右史竄黔南過三峽秭歸夢神人曰我黃麾神也祐公出此境○黃麾廟記云李吉甫自忠州除潛時峽漲洶怒忽有神人湧出水上為之扶舟李問何神曰我黃麾神也又云寇準經叱灘亦有神扶靈陳郎之浮尸鄭暉蜀記云靈靈舟自稱黃麾神望帝以爲相使鑿巫山治水有功遂禪以位是爲開明氏○許中應武昌志云五代末陳九郎總土兵守本里與尖山王大將軍戰不勝走泉洞死尸流出洞沉於山溪港漁人網得之置於下流明日復得如屍用泥裹塑祀之旱祈云若仙明日得雨果大雨遂將尸用泥裹塑祀之今號九此皆顯奇逞怪於江湖者若夫巖巒谿峒之仙踪幻蹟余嘗著楚乘誕鈔載之備更僕可數也

三楚

仁卿問三楚三郢南荆北荆九江九疑七澤三湘五瀘五溪之別答曰秦漢之間楚地廣遠非三代舊域矣所稱三楚者謂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項羽又分楚為四羽自王彭徐號為西楚本東楚地而吳芮王衡山都邾共敖王江陵本西楚地英布王九江本南楚地鄭康成漢書注即以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焉六國時又有三郢之名謂熊繹初封丹陽在今枝江至楚文王徙都郢即今江陵地江陵縣東北三里有舊郢

城昭王畏吳徙都郢即今宜城地都亦稱郢都是為西

郢考烈王畏秦又徙都壽春即今鳳陽壽州地壽春復

稱郢都是為東郢包希賢瑜續編韻府云三郢亦稱三

楚也三國時有南北荆州者關雲長羽既沒則南郡屬

吳而魏數爭之故荆州之名南北互立魏立荆州治宛

是為北荆州吳立荆州治江陵是為南荆州也夫楚中

郡名沿革不常姑勿論而山川之名先儒嘗有疑者禹

貢荆州九江孔殷蔡仲默沈注云九江即今之洞庭其

說本於蔣穎叔之奇而孔安國應仲遠紛紛之說始定

據禹貢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而導水之文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陵卽今巴陵與夷陵相對歐陽忞輿地廣記以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九江乃在東陵之上豈在彭蠡下邪蔡仲默釋孔殷曰孔甚殷正也而鄭康成則云殷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下流合于江而九江非大江也孔安國乃言江於荆域之界分爲九道應仲遠卽以爲分自潯陽蓋本於班昭漢志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東合於大江於是東陵爲廬州地而李德劬元豐郡縣志以黃州爲西陵蓋西漢析置邾城地爲西陵縣劉景升又築西陵城爲鎮

非禹貢之西陵也乃潯陽記則又創爲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蟠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猷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李弘憲元和志則謂一曰猷江二曰白蜺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蟠江六曰盪江七曰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張須元九江圖又有三里五洲白蟠菌洲之名五洲卽蜺江三里卽猷江也梁載言十道志則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潯陽江有八洲一曰沙洲二曰人洲三曰九江洲四曰葛洲五曰象洲六曰烏洲七曰感洲八曰蟠洲江流其間曲折爲九其說

謬甚此言潯陽之九江也而禹貢九江謂東陵之上有
九水蔡仲默以爲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淑水酉水澧水
資水湘水余嘗謂沅水卽元水不宜分爲二水而漸水
源短亦不得名爲江禹所稱九江蓋指瀟湘蒸澧沅瀘
叙辰酉九水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在九江中而張茂
先博物志以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
荆之九江也若謂潯陽則在揚州境豈荆州域哉酈善
長水經注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今岳州巴陵卽漢
之下雋地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明甚其
數淺原當在岳鄂之間蔡仲默注云卽江州德安縣博

陽山誤矣豈亦又惑於潯陽九江之說乎羅長源以敷
淺源在崇陽縣西二百里至今山下近村以敷裏敷外
爲名楊用修卮言采其說亦度其疆里可信耳又禹貢
雲土夢作乂分雲夢爲二而後世則合稱之蔡仲默注
云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
陸皆其地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雲夢二澤名人以二
澤相近或合稱雲夢左傳桓四年邠女生子文使棄諸
夢申言夢而不言雲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言雲
而不言夢蓋與禹貢合漢陽圖經云雲在江北今玉沙
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等縣是也

然邳子故城在今德安或謂在郢沔皆江北地邳女棄子於夢中則夢在江北雲在江南漢陽圖經亦謬乃若司馬長卿相如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方九百里特其小小者耳此誇詡之辭何足憑乎戰國策秦與楚戰取洞庭五瀦五瀦者九水中惟沅湘溆澧澧五水最大故稱五瀦也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蓋湘水發源廣西興安縣界流至永州與湘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而岳州城南又有三湘浦又一統志以長沙屬縣有湘潭湘陰湘鄉亦稱三湘焉水經注云沅水去武陵界分爲五

溪一曰雄溪二曰楠溪三曰西溪四曰澗溪五曰辰溪皆槃瓠子孫所居謂之五溪蠻馬貴與通考云一曰辰溪二曰酉溪三曰巫溪四曰武溪五曰沅溪杜子美詩五溪衣服共雲山是也漢書注云五溪在辰州而辰州九疑山九峯相似一曰朱明二曰石城三曰石樓四曰娥皇五曰舜源六曰女英七曰簫韶八曰桂林九曰梓林一作杞林又曾伯端集仙錄稱帝舜告王妙想九疑峯名一曰長安二曰萬年三曰宗正四曰大理五曰怡志六曰廣得七曰宜春八曰宜成九曰行化九峯之下又有九水之名與輿圖地志俱不協皆曾氏杜撰不足辯於

乎楚中山川靈秀篤生前哲備載楚紀余嘗謂楚人以
藝文儒業稱者有四祖焉鬻子爲成周子書之祖屈原
爲春秋騷賦之祖襄陽杜子美爲盛唐律詩之祖道州
周茂叔敬順接羣聖千載不傳之祕又爲有宋道學之
祖也楚人造器用飲食者又有二祖焉桂陽蔡敬仲爲
造紙之祖景陵陸鴻漸爲造茶之祖也范蔚宗漢書云
宦者蔡倫字敬仲永平中始給事宮掖和帝時爲中常
侍元初中封龍亭侯倫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
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
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

從用焉劉珍東觀漢記云黃門蔡倫典今尚方作紙天
下稱爲蔡侯紙何子元柳志云蔡倫爲尚方令永元九
年監作祕器乃創爲紙後世造紙者祀之歐宋新唐書
云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前代不知飲茶羽嗜茶
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天下始知飲茶
矣童士疇沔志云鬻茶者或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
神而西夷驅馬易茶大爲邊疆利是蔡敬仲陸鴻漸均
有功於世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

竹王答曰樂子正寰宇記云施州城東南有竹

王祠即夜郎侯祠也常璩華陽國志云竹王興於遼水
初有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
聞有嬰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自立為夜郎
王以竹為姓漢武帝平西南夷王被殺夷獠求立後天
子封其三子為侯酈善長水經注云女子所破竹節植
地成林又云竹王以劍擊石出水事甚異一統志云宋
崇寧中詔賜竹王為靈惠侯焉魯論謂孔子不語神怪
茲非神怪哉然墳羊鯁魚紀在往牒孔子非不知也直
不語耳余嘗刪元史至列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有論
焉論曰余讀亦都護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為亦都而護亦都護者高昌國王號也

嘆太史氏傳疑也亦都護勛業之隆三尚公主子孫世

襲高昌王盛矣史稱其先世產於樹瘦異哉畏兀兒之地有和林

山二水出焉一夕有神光降於樹樹乃生瘦若妊狀神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樹瘦裂得嬰兒五上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此與夜郎之祖產於竹中者相似是為亦都護之始祖

况哀牢觸沉木而懷妊高麗感日精而卵生皆有母道何足訝乎然則吞卵履迹又奚紛然辯詰也於乎天地

始判人類初生未有形交必由氣化宇宙間事出常理之外學士大夫耳目所不逮者何限哉仁卿曰子語怪

矣答曰不然程氏遺書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凡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

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其海中島嶼廣大人
不及見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
則有形交必無氣化之人薛德温瑄讀書錄云天地之
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觀程薛之言
則竹王之生蓋氣化也

槃瓠

槃一作盤

仁卿問蠻祖槃瓠答曰此贖語也始於山海經下明生
白犬白犬有牝牡之說而應仲遠風俗通卽謂高辛氏
之犬名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
南蠻范蔚宗漢書遂襲其說又增飾之至於郭景純張

茂先干令升李延壽樂子正等各述於簡冊其辭益繁
而信之者益衆矣蔚宗漢書南蠻傳云昔高辛氏有犬
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
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
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
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視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
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
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
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
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樸鑿之結

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
莫進經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
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其
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
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
滋蔓號曰蠻夷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
梁符傳租稅之賦又魏畧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
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老婦盛以瓠覆之以槃俄頃
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又黃閔武陵記云辰州瀘
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又辰州圖經云石窟大如三間屋
旁有一石似狗形蠻俗相傳槃瓠像也蠻種有四一曰
歸明戶二曰施溪武源蠻三曰山獠四曰狢獠種雖區
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每歲七月二十五日蠻種類
集宿於槃瓠廟下以牛羶酒鯪椎鼓踏歌謂之樣樣者
蠻語祭名也杜君卿作通典據漢書辯之謂黃金古以
斤計至始皇以二十兩爲一鎰今日黃金萬鎰非古制
也吳姓至周始有而將軍乃周末之官今日吳將軍非
古制也杜君卿之辯是矣而未得其實余謂高辛之代
本無犬戎之患高辛都亳卽今河南偃師而犬戎在西

陸蠻土在南陸去亳各數千里荒服之外以一犬之力
既能西走數千里銜吳將軍之首歸致闕下而又能負
帝女南走數千里飛渡洞庭棲宿於武陵之石窟不餓
乏哉此其理悖矣羅長源路史云黃帝元妃西陵氏生
三子曰昌意曰玄囂曰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卞明
封於卞明棄其國居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夫卞
明乃黃帝曾孫而白犬爲卞明之子如後世名子爲於
菟犬子豹奴虎狔之類非真犬也西陵氏宗國在楚卽
今夷陵地卞明乃西陵氏之胤則徙居南土理或有之
豈得以其子爲真犬哉旣曰白犬又安得謂槃瓠毛有

五采也又郭景純玄中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討
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去三月而殺
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海
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女是爲大封氏
此又非蠻人之祖也合而評之總爲妄誕韓伯暉道昭
五音集韻云獬狁犬名也是槃瓠當作獬狁蓋四夷稱
號如北狄西獯鬻獫狁獯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
皆從犬言其性若獸爾後人附會遂有怪談馬貴與四
裔考云匈奴單于生二女貌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
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

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
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是天處我乃下爲狼
妻而產子是爲高車之祖又云匈奴別種其先國於西
海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憐其幼
不殺乃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飼兒得不
死兒長遂與狼交狼有孕負至山洞其後狼生十男各
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是爲突厥之祖此或因狼子野
心之語而有是說也又後魏拓跋氏始祖自言天女所
生吐蕃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多摩長始祖自言龍
女所生凡此怪談史書載而不刪無亦傳疑之意乎

空言

仁卿曰僕聞子之言鄙心朗然靈矣願持而播之吾黨
或藏諸名山以貽異代可乎余曰嗟余空言瑣屑無文
奚而播奚而藏也自書契以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爲
左史倚相所讀者今復何在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
序云嘗讀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
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
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百不一二存焉竊悲其人
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
方其用心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忽焉以死者

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言之不可恃也
如此羅長源國名紀論云觀班志劉畧文字固已不勝
紀其果有益乎無益也而隋唐之書卷帙之多動數十
百千萬使後之學士腐唇茂齒昏雙明而不知其統
豈不悲哉古人修短隨化皆期於盡古之文人詞士殘
窮竹帛誠不能不以之興懷夫二公之論符合若此亦
有見於理勢之必然而昔人所謂萬形皆有敝惟文爲
不朽又非定論矣余一時空言何足信子欲播而傳也
母亦信鄣蟬之葉蝕字之蠹而無益者乎邯鄲笑林云
楚人居貧讀淮南鴻寶方得螳螂執葉伺蟬可隱形之

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
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
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答言見經日乃厭倦給曰不見
於是竊喜持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此何益
也又孫孟文北夢瑣言云唐吏部尚書張公表陽有少
子嘗讀古方術蠹魚入道經函中蝕神仙字身有五色
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
以實瓶中捉蠹魚投之冀其蝕字後竟不得成心疾此
又何益也夫讀書而信鄣蟬之葉蝕字之蠹是謂書癡
子信余言亦書癡哉且子信余言而不知余言不足信

是以雉爲鳳也尹女子云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於是易以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鳳凰獻楚王而不知非鳳凰也子欲傳播余言亦類是哉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華亭 馮大奎 西文校

維西見聞紀

余慶遠纂

慶遠字璟度湖北安陸縣人

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

附圖云六神廟其宗清聖書里安國木九日日本

本朝康熙間為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
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
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廨居有時知土官之老

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寔強日率麼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邨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確曳以擊碉礮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闡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
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

四川以上官羈縻之達賴喇嘛事我

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縑衣之儔衣冠踰躋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怒子入貢蓋我

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

由於卷首焉皆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滇余慶遠環度
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 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徵之古史無異可述維西
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
其時燠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
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
氣亦足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
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
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閩試之證

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會夏日微長冬
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
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據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三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
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
荒陬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尚紀其道路之險
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麓悉
盤曲千磴上臨懸不下逼危磯山從人面雲向馬頭未
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曠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
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
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
細不襲不飾不畧不遺歷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
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理之所無而
事之所有齊諧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衆夷人之外別
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
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
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
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
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

並非滇地共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與人異而物
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華語其或有夷語
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
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慶遠又

識

氣候

近城

真宗喇普

康普葉枝

奔子闌

阿墩子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曰鴈門關吐番一區
偏異寒暄不紀樓閣乃爲談天紀氣候
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霪雨秋冬多嵐
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

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嵐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月之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春盛難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人異而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冬令殊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黃霧頗同塞外

道路 栗地坪 梭石 白鉢山

環維皆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瓴引藤捫葛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橈櫟之迹遺九邱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靈紀道路

栗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

嶺重複緣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壅蔽晝不見景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豎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旬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容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鎡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

山至吉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出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卽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膚浮疎頽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礧如椽如闕如杵如轆轤如碾如瓜如剝木如盤根相緣相擊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浙瀝如琢如伐木如版築如羣鳥飛如垣傾江干

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
行里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
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岩穴欲置舟則石聚磯危卒
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聞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
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
一江陰自下而上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
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
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墜而低往來皆渡於
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

而渡焉史記所謂筏也筏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遇筏
皆曰溜筒江

夷人

麼些 古宗 那馬 巴直 栗粟 怒子
黃教喇嘛 紅教喇嘛 謨勒孤喇嘛
老知識喇嘛

三百六十倮蟲之屬貫胸翁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

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

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

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

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

縐不襲不裏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
角耳環粗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
褐青緣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裏臙肋
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
刀爲飾不愛頰澤衣至敝不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
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
間有著履屨韉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裙長
及脰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猪爲
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
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

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
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
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
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懇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
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
二三升騰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
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
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
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
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盃餽餘客攜去卧無衾茵

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橐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麻也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厝薪灌酥然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

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千山麓可耕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閒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奉之家中佛龕然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襪祝皆竭貲以

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
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
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
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
武舉者一人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
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
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
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
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

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
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
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
濶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
文罽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鞞鞞極麗多飾以金銀寶
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
裙蓋廉肋俱采繡爲之裙或文罽或采色布繡襪單革
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
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
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帷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壘

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搗而食之曰糲粑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入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缺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卽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

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蒸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鵬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髑骨一臙胛骨二以爲值髑爲器售之臙爲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繒帙錦緞髹金飾其學卽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

小及閩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懇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剗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盜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其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强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鬪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

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鴛鴦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那馬本民家卽棘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旣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

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
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
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
畢躡踵率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昇而焚
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
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
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恒多故其人長年多白
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
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

有之板屋棲山與麼些雜居亦麼些頭目治之男挽總
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
麼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棗大瑪瑙珠
掌大車磔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鍤錚之聲不
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
袴膝裹毡而跣足頗能習辟纁縫紉之工婚喪信佛與
麼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麼
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簪
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優人

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線布織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齊袴臙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縉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舉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晝夜酩酊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卽食不盡無歸贖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

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剗去性剛狠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粟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

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
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
而常苦粟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
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
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鹿皮二十求納
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
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粟粟適年其人
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
敬禮而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
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
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
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
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
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卽緬
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譯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
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濶袖長衣隆冬亦露
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
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
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

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

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案宋景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闕佛獲釋氏真贓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中華部分語意俱與中華同由此觀之可見中華佛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爲穩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罽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毡帽四蓮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讎釁日深黃教多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卽前世因耶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

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謨
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
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麼些頭人子
名達機甫七歲指雞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
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
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母款留之
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譖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
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跣跌於地爲古宗
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
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

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
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
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
嘛奉白金五百錦繒罽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
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
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
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
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
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
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跌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葡萄瓊瓊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白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覓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麼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

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

青稞 珠蓆 佛掌蓆 雪茶 小桃紅
藏桃 紅嘴鴉 松根豹 飛鼠 人體
人體飲器 羊骨卜 人骨笳 皮鑪 餛
鮑 猿柵 熊夾 藥矢 地弩 竹筆
鐵章 口琴

荒徼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尚象而制器
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續李石之志
紀物器

青稞質類麩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春麵入

酥爲糌粑

珠蓇莖葉皆類人蓇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
奔子欄栗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
遠不及人蓇也

佛掌蓇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蓇而根形如佛掌質性
又在珠蓇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
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
飲則腹泄益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
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華十

月寶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
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澁而
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
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
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烏毛如髯人取而飼之依
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翥而隨之人止則下未之稍
飛鼠卽鸞鼠爾雅謂之鼯鼠郭璞註云鼯狀如小狐似
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

穴空木食槎蘂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何以奪取之紺毛
白穎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
皮可爲裘正卽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
以鼯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穎更
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嚙人酥之清其味再
入體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體
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體四片有理
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
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

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剥肉食鴈剥工售此器阿
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
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界以三具
獻佛

人體斃法以二人體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
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斃式持而搖黃
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笳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笳以人臙朋骨爲之吹以
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感策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
悲而栗剥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

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
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剉
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愈遙西藏
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剉其二臙肪黃
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臙肪骨其所貴者雖
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臙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
卜其卜也爐燃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
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了又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
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邨集蒙古

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
契丹蒙古

餽飽卽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薨剥羖皮紮三足
一足噓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
法曰皮餽飽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
至今沿其制
皮爐以全羖鞞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
之人足跣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
風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
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椿輒拔之必出乃喜粟
粟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椿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
爭騎巨木力拔椿脫壯則夾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克免
者
猿柵於麓掘龕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
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龕握果而拳不能出輒狂
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
羊身虎豹至下爪攬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
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紫箴爲翎鏃沾水
裏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昏
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以竹爲錐長三
寸餘膏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掐而書之

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
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

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
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

之皮囊紙緘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
解拆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濶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
篋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
分刳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
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
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
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噓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
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筒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
蹈而與歌合節

